

此本有鮑涑飲先生墨筆校語得之十年未曾復勘壬申殘臘吾友鄧
正齋羣碧樓存籍散出有謙牧堂舊藏潛采堂鈔本建康集乃同鄉
王氏所得吾友宗耿多心收得一鈔本有朱彝尊錫壺父印由慈谿李氏
散出者兩本同時假得予互細校各有注處鈔本謬字有涑飲未
及校者得此是正其兩本互異之字亦分別著之鈔抄本與羣碧樓
本注之相合而占耿多得本違異處較多可知竹垞兩鈔本非出一源
異本貴兼收洵然

同時又取卽園校刊本核對一已卽園所據為林花盦校刊本
除依膠校本補論七篇外餘與鈔本及羣碧樓本十九相符惟
刊刻時校讎畧異類多謬字印就所見適筆校正

校畢還瓶耿吾即假此本携之回蘇意欲詳校一過秋初忽感冒癘症歿返
虞山未幾即捐館舍享年六十有九病革時諄囑哲嗣檢還此書故物歸
來執友淪沒為之泫然

癸酉十月廿三日記



復審墨筆舊校非添飲手筆書此志誤 戊寅五月又記



石林居士建康集目錄卷第一

詩一



赴鎮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再至建康

府中即事

送模歸卞山并示僧宗義

重九參議馬君攜詩相迓因次其韻

九日用去年韻寄徐

光宗

濟祝子權

望蔣山

自和

西齋太湖石

與晁激仲夜話

次韻答激仲

再答

又答

邊報與山中併至

兩夜西堂寫懷

兩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

光宗

宗游清涼

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至夜分

獨坐讀舊書

懷西山

杜堅大夫作南憲求詩為賦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舊名

光宗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髮

云

張暘叔晁激仲相遇共話宣和間事

次韻馬參議同遊蔣山

再次韻

三次韻

四次韻

劉少師園二首

蔡子因相遇留踰月

次韻再答子因

蔡子因用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劉太保馬軍屢捷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寄徐

光宗

立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戲示幕客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關邊報示諸將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登南城

與陳子高夜話

送馬參議從辟劉太保

次韻馬參議留別

寄潭州謝誠父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立秋二首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寄順昌劉節使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來有

寄聲道湖山之遠趣其歸者慨然寫懷

淮西軍連六告捷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斛汲水

導注之

卷第二

詩二

為山亭移植冬青陰

小飲示幕府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聽莫撫幹彈琴

送沈傳曜

八月二十日

偶書為山亭五首

次韻程伯禹贈趙朝請

次韻程伯禹時字韻

送表弟晁公耄公海帥幕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再賦

觀花堂編校舊書

憶宋氏西澗

雨後為山亭獨臥

七夕

送王陞歸知果州

祈雨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

每歲病肺去冬以來偶不作遂得安眠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東園作草堂新成 二首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徐光宗立相過

同光宗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過草

堂寺周顥故宅也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總領吳德素運使章思召

過天禧寺雨花臺再用前韻

與光宗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用前韻送光宗立

為山亭晚臥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戲方仁聲四絕句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銘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余石林次韻答之

徽宗皇帝挽歌辭五首

哭趙叔問

賜硯銘

新坑端石硯銘

晁激仲琴硯銘

二井銘

似菴銘

贊

東山圖贊

法眼禪師真贊

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書明皇吹簫圖後

書鄒氏志

欽宗
諱同

曾祖陰德詩後

書傷寒治要後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書唐李弼告後

書唐李氏告後

論

蘓秦論

范增論

續養生論上

續養生論中

續養生論下

序

程致道集序

卷第四

記

紬書閣記

府學記

建康掩骼記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書為山亭石上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到任謁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晴諸廟文

謝晴寶公塔文

謝晴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再祈雨諸廟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謝雨諸廟文

祈晴諸廟文

祈請雨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雪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謝雨寶公塔文

謝雨諸廟文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祭謝侍郎文

祭韓運使文

祭周大夫文

祭淨山主文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黃文

顯考贈太保焚黃文

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謝傳宣撫問茶藥表

謝乞宮觀不允降詔表

賀天申節表

賀大中大夫表

賀天申節表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賀 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謝太禮加封食邑表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賀天申節表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謝再任表

謝觀文殿學士表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賀天申節表

賀天朝會表

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乞宮觀劄子

又乞宮觀劄子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賀天朝會表

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宮觀劄子

又乞宮觀劄子

辭免左大中大夫劄子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奏淮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以上五篇目內遺去應在

謝賜茶藥劄子下辭免

觀文殿學士劄子上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辭免加封食邑狀

第三次乞官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啓

回徽州魯侍郎啓

賀宣州汪相公啓

回霍經制啓

賀汪相公建節啓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回王正字啓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回吉州王舍人啓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回信州劉侍郎啓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賀張少師奏捷啓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卷第八終

書

與曾天游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梁仲謨論權貨務書

與秦相公論減梓獄事書

荅王從一教授書

又荅王從一教授書

荅尹穡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
長槍大劔笑安用白髮蒼顏空自憐
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見下樓船
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峰說舊年

時季高再新城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遙憐部曲遠相迎猶記當年驟騎營
莫作揚州貴人省箭聲聊聽餓鴟鳴

再至建康



老罷那知力已疲君恩誤遣出車詩犬羊可有中原地熊
虎空高大將旗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彤墀白頭
再起征西將深媿甘棠詠去思
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千門萬戶照天闕二
水三山非故廬談笑定誰能却敵衰慵真自笑非夫淮南
金鼓連滄海為趣嫖姚速破胡

府中即事

稍喜胡塵欲漸清離宮瓊闕照層城不驚巷陌銅駝沒自
愧兒童竹馬迎衰謝叵堪仍簿領病慵久已廢杯行三山
不動潮頭過洶、江流自不平

坐咲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可是猶思建鄴水却
應喜近洛陽塵十年徧閱三行闕

余自維揚臨安及今
凡三至駐蹕之地 四

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夷吾在江左柴車空換兩朱輪

送模歸卞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西巖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家僮
挾書至驚起慰愁絕推尋到鷄犬問訊窮曲折此生豈多
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

江東領
汝歸馬

蹄輕初不恨觸熱慙慙報松竹吾豈成久別

端居探幽竒自謂略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絕昔未見溪湖
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閑尚或遺勝踐巢成輒棄

去我豈秋社燕

築南山絕頂亭
基乘成而未

為吾課童僕門闢盡三面

莫言羊腸險徑小煩屢轉杖藜不用扶吾脚猶爾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膏粱子粗免污

欽宗諱同袴官

居無多戀整止復遽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義禪晚

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嶽岑久斷俗子路聊持山中節

為我主留務封陸際湖海雲月皆所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已諸曹皆休務祀神登北

山參議馬君獨不出携詩相遇因言石林之勝

次其韻

倦飛歸鳥正思還扣戶聊分半日閑勝事漫同談栗里佳

時休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香火朝真有舊班他日
尚期能過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去歲以九日期賀子忱徐

光宗諱

濟祝子權為松

菊臺之會作寒字韻詩唱酬數返今歲郡齋獨

坐慨然有懷復用前韻寄

光宗諱

濟子權時皆在

湖州

地近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閑誰共強
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得舊相看閉關
且示維摩病圖畫他年付瓦官

世傳顧凱之西維摩像
皆此間瓦官寺本也

郡齋望蔣山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
再來撫城郭始悟非吾廬
豈不有華屋旌旗拱王都
我冠坐清旦百吏前走趨
而我麋鹿姿儻然若囚拘
忽者北山岑突兀兀當坐
隅歡言頽之笑便欲凌崎嶇
似我槿籬間層巒儼相扶
頽瞻不得往起步空長吁
少年四方志顧眄略九區
衰慵一如此畢願終田間
拙艱固應爾豈但悲老夫

自和

生涯一茅屋物役忘萬殊
再為東諸侯作軍蒐被廬
追尋念往迹六鷁慙宋都
余以請官祠去官浩歌記土風
誰能和具趨自笑良已隘
真成楸株拘聊云效知止
未敢傷廉隅茲山

閱人多龍蟠委崎嶇寄我千里目
筇枝尚堪扶但愁見中原
驚心愴嗟吁何由返吾室
小徑遵茅區未用懷遠遊
蒼茫賦三閭明當秣吾馬
解組戒僕夫

西齋初成解中舊有太湖石數十株因植之庭

下

萬壑千巖不易求壺中聊寄小瀛洲
稍看碑兀雲峯出便有檀欒桂
英宗諱同幽絕境自知難遽忘
竒蹤爭恠獨能留山翁已老猶兒戲
漫擬伸眉一散愁

與晁激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諸郎凜凜辭鋒未可當
伴我何辭共戎馬憐

君聊欲濯糟漿

激仲以池州酒正從余辟

殘年落寞風塵際永夜從容

燈燭光祗恐扁舟吾欲去病慵無意薄淮陽

次韻答激仲

牛渚誰逢臨汝郎參軍暫肯佐戎行世緣不擬營三窟人
事那永錯五漿春近嶺梅橫暗葉夜寒霜月落飛光十年
情話何由盡我亦傷心歎渭陽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鳧雁相追不亂行但遣陶廬有松徑不
辭楚酒醉椒漿交情老栢寒方見妙語靈珠夜有光回首
漸知歸路好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答

家聲合繼紫微郎

晁氏自文元文莊皆嘗歷知制誥至以道復為中書舍人云

不獨詩

同沈鮑行晚歲清談淹幕府中原喜氣望壺漿頗聞時論
憐衰朽空愧君恩負寵光肯許輞川期後約彈冠知不借
王陽

閱武士回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推牛饗士隘轅門投老兵間強自論稍喜並邊無牧馬却
慙空帳有驚猿乞盟似欲回天意排難誰能報主恩壯志
蹉跎真便爾獨懷搔首望丘園

兩夜西堂獨宿

華屋非所安憶我三間茅閉闕傲初寒坐聽風雨交燈火
微暗淡松篁雜蕭梢一枝寄宿鳥自許無傾巢我非乘桴
翁詎敢辭繫匏竭來亦何事大似從僧包忽聞報嚴更鼓
鍾亂鉦銑慨然念故棲此地寧久拋君知芥舟微但可浮
杯均去矣無更疑作詩聊自嘲

兩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

光宗
諱

宗游清涼

覽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千年石頭城突兀真虎踞蒼茫劫火餘尚復留故處大江
轉洪濤騰蹈不可御空城寞寂朝日暮獨東去登臨欲弔
古俯視極千慮吾兒勇過我蓐食穿沮如謂言撫中原未

暇論割據功名亦何人我老聊自怨它年報國心或可借
前箸無為咲頽然已飽安用飲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

鼓角遙聞出塞聲邊風吹鴈過高城疆陲無復戍已尉盜
賊猶憐壬午兵歲晚胡床閉深閣夜長刁斗聽連營便須
從此傳烽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擁毳無人伴夜禪閉戶便能忘屨迹炷
香時自續爐煙辭家屈指驚三月撫事關心愴十年漫展
殘書亦安何可能猶欲絕韋編

懷西山

西山十畝強高下略不齊嵌空抱竒秀上有凌雲梯
屋八九間茅簷敢辭低所欣面勢好老稚通扶携密竹轉修
徑老松故成蹊仲冬景氣肅碧草猶萋々仰視天宇大四
觀渺回溪徐行信足力未畏成顛躋用意各有造孰云無
町畦平生幾濡首末路多噬臍不作巢幕燕步從觸藩羝
胡為濫麾鉞坐聽鳴鼓鼙外物委虫臂金生思馬蹄可能
三徑草歸路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意得不願多心閑本長虛超然適有契天地良有餘頗念

彭澤老所懷常晏如南牕僅幾何盤薄萬古初束帶悟已
往世紛便能疎懸知千載情共有三間廬杜子老不遇買
田賦歸歟西山鬱挽空江山繞故墟衡門閉松菊亦有琴
與書邂逅一杯酒安知我非渠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舊名

光宗

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髮云

棄家忽若遺四海吳元常軒冕安足輕妻孥等豪芒古來
惟仁者有勇故莫當張也自多慾此心焉得剛相君抱壯
烈慷慨志亦償徒悲蕭長倩屢折終堂々子居真俗間袖
手每在傍十載復相見掛帆上瀟湘我居卞峰顛萬仞凌

穹蒼何時一茅屋共結兩道場

山間每歲正月望夜梅花正開多與客飲花下
今年郡解獨坐十四夜張暘叔晁激仲相過共
話宣和間事慨然歸不能寐因以寫懷

山頭野梅白玉花月明弄影紛橫斜青天無雲萬峰立下
有十畝幽人家年々春歸不暇省但掃雪徑尋寒葩老夫
已忘少年事燈火豈念更繁華一杯起步徧空谷破屋歸
臥瞰朝霞陪都復來亦何有凜々殺氣浮高牙重関深鎖
夜漏永忽記昨夢翻長嗟景龍門前一月會金盃賜酒餘
雄誇神州陸沉近歸我漢節方議通胡沙天翻地覆那得

料忍復更聽漁陽搥

次韻馬叅議同遊蔣山

華屋驚隨劫火飛江山空自繞邗圻靈蹤可便超千載妙
解誰從寄一微著屐尚堪窮碧落據床聊伴俯清輝追尋
會識関心處未恠衰翁苦憶歸

再次韻

頽垣敗屋落花飛草々春光亦故圻但愛野塘輸淥淨不
知風景轉清微帳空尚憶猿驚曉基廢猶傳鳳覽輝女兒
自無平賊意坐來休咲久忘歸

三次韻

荒林寂々鳥飛々舊事那容數一圻山色自憐雲決奔暮
寒猶作雨霏微談餘故喜珠仍在境勝端如玉有輝問取
塔中黃面者此生何處是真歸

四次韻

雨壓殘雲暝不飛亂紅猶欲點春圻蔣陵路絕人誰到蕭
寺庭荒迹已微偃蹇松篁空自老參差觀閣舊相輝今威
等是千年客想有遼東獨鶴歸

偶至劉少師園二首

葉底黃鸝一再鳴故知久住識人情習家習池館元無禁
應笑山公自懶行

老木叅天拱十圍何妨桃李間相依却憐韓令功如許不
為山丹少霽威

蔡子因相遇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欲知爵躍心能喜正

愛蟬連語不休築室君方論並舍

子因約同
君雪上

歸山我已辨

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付白頭

次韻再答子因

人事紛紛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已拚飄落真何用那
得鐘鳴尚不休鄰里朱陳無別社江山李郭有同舟若為
便覓茗溪路六月明珠剝芡頭

蔡子因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早年物望冠陳留

蔡氏自言出陳留蔡謨後

晚悟禪心更不流安用前

身真阮籍

頃有方士言子因為阮籍後身

久知此道得孫休千年會有歸

來鶴萬事元同不繫舟邂逅一菴隨地有不妨衲被對蒙頭

已議營屯列上留稍欣群盜障橫流三年舊業終應在萬里長征亦少休和氣但令均挾纊壯圖何用決焚舟東都自是興王地虎踞寧須問石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屢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臥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舊俗山

河亦自惡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輿地論封有策勲橫槩賦詩非我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百葉緗桃照眼明繁枝似見雨新晴故知睡足聊相並不作林間逐婦聲

徐

光宗

立罷吏部郎官出守天台待次卞山舊

居因寄

嵇康不作絕交書出處蕭然兩裕如錦帳不妨游省戶草堂還得賦郊居傾崖濺水青雲上夾道輕陰落絮餘亦記舊游聊待我未須催駕赤城車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未擬
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與親題

戲示幕客

不用黃金更築臺一時傾蓋盡奇才關中豈是穰侯物浪
怕諸侯客子來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中年甚畏別交親况復雲山舊結鄰澗谷何時同笑語干
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杯漫幾巡賈傳
長沙知健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邊報示諸將

挿羽驚傳赤白囊胡行如鬼尚跳梁頗聞廟筭無遺策但
遣封人謹豫防送死定知天悔禍追奔寧使汝爭彊將軍
剽有封侯印盡掃無令一鏃亡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羽檄初徵天下兵誤慙一障守王城秦兵出項終何得漢
將征遼會掃平便遣幽燕驅號令久憐河洛汚羶腥書生

豈解論幾事詎信平涼有叔盟

始議講和余
數言其不然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他日傳烽望夕煙重来老更負戎旃我言固自平、耳王

謨作謹

事那辭教、然轉餉未應勞木馬摧鋒猶或要戈船天威

本自無多殺萬一征和屬此年時聞虜遣烏陵思謨來請和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狂酋屢慣騁長驅未省新軍有被廬時張韓兩帥治師甚肅士極賈勇快

飲勿辭金鑿落先聲湏破鐵浮圖虜將下親兵皆精練號鐵浮圖趨官爾

自疲千里虜遠師往來國中號趨官日行數百里飛將吾寧較一夫試向八

公山上望當關何用守濡湏壽陽為江淮襟喉曹操先得之故軍每至濡湏東晉能保

有故謝玄有秣水之捷云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廢壘至今聞鶴唳蒼

山從古自龍蟠鬣毛白盡空省鏡驛肉銷來尚據鞍折筴不能答黠虜遺民猶有漢衣冠

與陳子高夜話

鼓角開東道山川壯別京病慵憐竊食幽憤敢論兵廢簡鉉黃暗馳囊赤白驚衰衣聊自喜時見魯諸生

送馬參議觀國從辟劉太保

伏波老自厭壺頭壯志諸孫凜未休稍喜犬羊從絕塞即聞貌虎靜中州先聲蚤已傳推轂婉畫聊煩佐運籌好去劉公書一紙無忘老子南樓

次韻馬參議留別

戎車百兩去難攀
秣馬前驅矢石間
析木舊津吞朔易
神都新令懽賓顏
傳聲已報連三捷
觸熱那辭冒百艱
束縛會看擒頡利
灰釘何待執戎蠻
清談一笑時能共
妙語千篇未可刪
緩帶且從黃閣老
戎冠行奉紫宸班
分携坐歎虛縣榻
老病懷歸祇故山
他日小舟能過我
萬峰深處有柴關

寄潭州謝誠父

南國波濤已過春
稍清群盜翦荆榛
孰知賈傅頌多士
但說番君得遠民
痛飲千鍾應可強
傳書一紙未能頻
臺評袖裏猶多在
莫枉汀洲詠白蘋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老夫無堪百不能
年來但可飲三升
齋厨何用須佳釀
莫遣征南誤見稱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萬里秋
際空高浪洶回流
他時譽賊真非策
此日摧鋒盍有謀
天險漫能憑故國
陸沉端復恨神州
將軍競縮封侯印
誰為吾君更解憂

蕭關隴水隔天區
壯士何人是破奴
一日頓傳三節度

是日

聞陝西三帥並建節

十年空闕五單于
坐談激烈心猶在
疲俗彫殘

端未蘇安得倉箱盈
百萬少令天下足
軍儲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須早伐謀傳箭猶聞聚蜂蟻控
弦那得犯貔貅書生會繫單于頸壯士誰春長狄喉快使
營平歸印綬貂蟬敢望出兜鍪

寄順昌劉節使

四海胡塵久未清遙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誰敵捷
奏初傳我亦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見靜王城軒臺
固有英靈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來有

寄聲道湖山之遠趣其歸者慨然寫懷

松江浪靜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鴈久未到坐
想白鷗增眼明五年辜負釣船約故人疑我真逃盟豈知
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來鐵馬暗江北中流疊
鼓雲濤傾樓船十萬下采石旗纛滅沒天戈橫書生事業
今乃爾授鉞孰敢辭專征豈無傳檄走飛騎漫漫長嘯登
高城文思天子民父母大度未忍鑿奇兵澶淵一矢安五
世明日儻或傳諸營

淮西軍大破賊兵連六告捷喜成口號二首

一戰聊麾十萬師西來捷報走黃旗六羸壯騎終止去九

虎將軍亦謾為

賊將龍虎輔國等將
軍皆其用事貴酋

面內疲民元不改

柘
臯

之捷驅虜吾民盡復得之自賊兵過淮九指從中勝笑自無遺授諸將盡從中出臨軒想

見天顏喜百辟歡聲動玉墀

地承何知闕近垌且欣鏖戰掃羶腥寄聲急走破羗帖歸

路還經征虜亭多難兵間頭更白事見光武放懷物外眼終青

花殘不負巖邊約更看前焚老上庭老上龍庭匈奴地名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斛汲水

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聞飛雨過却

疑驚起老龍眠憑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須去拍天索寞

歸心誰與寄家山不到已三年

為山亭移植冬青等近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鉏年來繞屋亦扶疎客來但愛清陰好不

見幽人澗下居

小飲示幕府

邊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劉越石長嘯徒登城緬想

豺與虎行當築鯢鯨傳車日邊來風雷走天聲連日遣王入齋金帛

稿師者黃旗三面至捷奏紛縱橫天險限南北長江正東

頌諸君亦良苦唾手爭請纓誰云凌煙閣自昔無書生危

酒安足辭勉當建雄名李賀詩請君試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 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澗新添數百竿
故人書為報平安
似聞謖々山風響
正想陰々夏簟寒
老去不能窮蠹簡
歸來便擬掛塵冠
一杯且覓林間約
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
遠想流水聲
佳人南風手
起我澗谷情
十載厭鞀鼓
鼙塵亂鳴鉦
蕭然洗病耳
為鼓一再行
度險微斷續
奔前忽琮琤
淒風拉遠響
薄月當微明
亂石拱高下
回

環亦崢嶸吾歸正自爾猛士方西征年少勇過我犬羊擅
王城請更平戎操盡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

光宗諱同

豈忘宿春糧終媿一款門避

迨此相遇傾懷得徐論人言解牛刀要使劇煩未悟清
廟器朱絃列壘尊戎衰百慮息但念三畝園王師蕭西征
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慙羨歸軒寄聲舸艫舟想見
浮鴈村清冷尚可釣無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覺涼風入軒窻亦自幽漫能持麈尾終憶釣槎頭我

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熟未衰謝若為酬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嶺屹只欠蕭々竹數竿但遣飛流時漱玉且
將歸思為翁寬

微風似與洗庭除石枕蠻藤不負予八尺方床聊已足可
須仍要讀殘書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有弄清徽何妨共倒樽中酒不
怕鳴騶問迫歸

羶穢初聞潁水清東君更復過蒙城應須鄂渚兵同入賊
壘聊煩剗盡平

使節交馳數路分頗知旰食念前軍疾須圖上金城策一
見真須勝百聞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使君水鑑有真知未論理窟傾三語只
鬪詩壇自一奇擾々干戈猶戰伐紛々簿領更喧卑應須
便作高軒過好德何人佐戎儀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故時暮年懷抱祇公知彊論出處初無意底
有文章更好奇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竹敢嫌卑中原
趣下王正曆盡使遺民復漢儀

漢道中興此一時虞止不臘爾何知地中鳴角無多恠堂
上論兵固有奇夢櫟那求梁棟遠搶榆正羨羽翰卑淮陽
汲直猶高臥願看簫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耄公海帥幕

巖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關情談鋒尚憶傾甥舅鬢
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却須評揚旗
且逐樓船下萬里濤波本不驚

公耄說之子罷遂昌
令頗能言浙東民事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煙不知三間茅中有幾醉眠山遠
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
袖裏溪山每自隨
欲識滄波無限意
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
亦自涼故應便北戶
何敢厭東墻汲水
聊為戲繙書却未忙
平生閑與嬾併覺
味魚長翰墨他生業
山林晚歲心那知
身已老但覺意增深
捉麈誰能話扶筇
可細尋晚來庭鵲喜
似恐有蹄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
清陰盡處有層峰
應知六月冰壺外
未

許人間得整蓬

憶向中原置竹床
萬錢無處買清涼
只今路斷無來客
自撥新醅醉幾場

雨後為山亭獨臥

過雨虛簷氣稍清
臥聞刁斗起連營
幾看薄月當軒過
驚見陰蟲繞砌鳴
洵々南江浮靜夜
寥々北斗掛高城
白頭心事今如許
慙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
此宵傍簷依嶺月
欹枕聽江潮
報大何妨拙槎迴
未覺遙可須論乞巧
河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甘殊勝木奴洲使君自喜鄉閭近騷
客乃憐井邑幽盜賊燕秦猶未息山川楚越已先秋原頭
兵馬今多少更與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旱魃何為敢予毒九淵再拜款神龍仰
空但見屯雲族天公愛民亦自惜我媿無功神弗福願者
一洗注天瓢未須震暴如車軸

今年淮西蹙胡騎王師盡掃無遺類武王伐紂報豐年今
者驕陽豈天意東求三茅西采石塔中至人肯徒視明朝

掣電駭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我款荆扉舊繞
山千壘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欲掛朝衣

白髮萱堂上狹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諧已絕
功名望猶疑出處幸此心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挿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涼曝闕庭除破屋
防懸漏殘編足蠹魚好須重檢校肩鎖莫令疎

細路穿南嶺新松幾許長毋庸馳馬足祗擬轉羊腸便作
高亭好初非亂石妨兩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茅山采石庶幾遂得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慳飛塵蓬勃晝欲暝坐
晚雲物占群山五日一風十日雨天方勤民輔明主作書
未敢頌風伯寄謝群龍少勞苦

群龍分馳不難興

俗謂五月二十日以後為分龍日

噴薄雲霧隨飛騰中

田勿憂龜北圻倏忽便見盈溝塍老農何功報神力但趣
官租飽軍食中原卷盡胡無人爾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坐達旦去冬以來偶不作遂

得安眠

衰殘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清樽酬薄醉且

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邊烽入聖澤頻聞好語傳

時詔書屢

下存撫江北流人

可是淮陽真臥治蒞囊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已割淮壩地牙

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猶堪杖策衰年耳自厭鳴鉦角巾

初了東歸約安用區區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自難忘池開月映千山迥檻
靜風生六月涼幽徑也從穿別圃小舟還似過橫塘深知
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密覆荒茅已數重中開別戶更相容若無公事妨人樂多

有清閑借客慵南浦朝平分賸水堂前池與潮水通北山路近得

青松近栽北山松百本惟翁歸意何緩能新築高臺見臥龍園中舊不

見山因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廬底處仍堪託左符閑閣漫憐公事少投

簪敢說宦情無軍聲早已吞窮塞使指何時返舊都故作

茅堂開水鑑要知心自在江湖

徐光宗諱立相遇

茅齋一曲傍寒灣邂逅終年伴我閑契濶易驚成歲月追

尋空復望江山整留客枕聽疎雨時久旱方得雨遙想吾廬掩舊

閑落莫歸心誰與話坐談聊為起衰顏

同光宗諱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過草

堂寺周顥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豈無山水心可奈簿領纏今晨

偶乘興造此賓從賢零雨洗驕陽谷中聽流泉憑高快遠

覽正見江浮天至人本無心與我常周旋誰云喚不應汝

意自不虔余自到鎮每兩賜祈寶公塔未嘗不應麥隴稍已滋橫水漲微漣

佳城倚華表拱木埋貂蟬暮過草堂寺借榻聊整眠不復

聞怨鶴茅但連延歸路踐落日群峰鬱相先回風送遠

響墟里生晚煙吾廬悵何許東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凉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來故國今幾年我衰倦登臨坐愧獲行纏忍驚
山陰集邂逅來群賢俛仰弔前古高談注淵泉千巖過宿
兩餘潤滋麥天頽簷翳崖壁過午不得旋像佛再經始時兵

大後寺盡毀郡人再興佛殿

此邦心亦度稍欣臺殿新廢沼依淪連坐

懷馬化龍僅作娘捕蟬相傾走掣電誰暇安枕眠六飛蹙
東巡恨爾不少延孽胡久凋殘屈已今我先衰憊乘一障
無功記凌煙乞身自茲始此計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

光宗

立總領吳德素運使章思召

過天禧寺登雨花臺再用前韻

言經朱雀桁復度白雞年

去歲辛酉

謝公不可見廢壘蔓草纏

三日瞰垆牧

垆

所懷多昔賢坡陀北城

光宗諱同城北有謝公墩

誰可作

九泉石頭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

孫權定都孔明初勸之

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度更作長干行秦淮

亂清連殘春掃餘花密葉未有蟬高臺略四遠綠野浮芊
眠午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固不凡况有嘉客先老
夫百念息爨餘豈遺煙了知塵外心本無自間然

與

光宗

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

今營石林今幾三十年矣

冠服豈不榮狙猿

強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忘賢。他日得吾子匣藏駭龍
泉衰頽為興起此賜寧非天羯胡玩兵久亦悟終好旋扣
關復請吏搖尾志頗度休兵固有期撫事猶涕漣投懷幸
傾寫知子非寒蟬十日對榻語夜寔了無眠賈生待宣室
趣席方招延願陳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返故廬趺坐
看爐煙功名會及時佇子論燕然

用前韻送

光宗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蚕已老翻自纏竭來
守江關從事寧獨賢經年兩大入燿火通甘泉石林豈壺
中亦自有一天采薇敢言勤誰與歌勞旋上書苦祈哀願

寫志已度坐懷北山巖未見西溪漣人言搏風鵬不及翳
葉蟬共挽携手客可忘曲肱眠首鼠信禿翁胡為尚遷延
子來幸暖熱愧我一飯先清詩似鳴玉想見藍田煙索去
何乃遽臨分重依然

為山亭晚臥

瘦石聊吾伴遙山更爾瞻泉聲分寂歷草色借廉纖玉粒
時能飽霜毛日更添平生疎懶意况與病相兼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不縵能陪衆手斷
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從過德公會向

南溪尋舊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戲方仁聲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却尋三徑築茅

光宗諱

雲邊此意真誰解

賸作新詩與細論

水鑑檻新開似浣花傍溪須更作浮槎祇應屢費王弘酒時

要清樽對落霞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擬望年豐天公可自是憐風月

判遣詩人一例窮

盧橘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有前期平生不作宣明面浪

愧將軍建鼓旗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也今徙

西溪作雲茅菴因東岡為小亭號茅

光宗諱

欲傍

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

敢飲亟易之乃克成有田數十畝常若苦下潦

余居石林與雲茅南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

云

次韻馬叅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茲山誰謂我非隣相追更喜同枝策得
意遙知了斷輪幽事要須塵外侶好詩仍借鏡中人歸來
袖裏傳新句驚放巖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一勺清甘寄悟真

八功德水在定林寺
址宋舊名悟真寺

覺城東路更

隣

臺傾劫火無遺燼

寺經兵
火盡焚

地轉風奔有伏輪但遣籃輿從

乘^太守深知幕府盡詩人登臨莫忘千秋意不必山陰記暮

春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牀羨汝隣歸記已甘從短帽倦

塗何止畏奔輪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期十八人尚許

一樽仍破戒黃柑催釀洞庭春

是日客會者三十餘
人以齋集不置酒

次韻馬叅謀新作小亭

家山千仞聳亭、夢繞若溪十里青若厭簿書迷老景坐

一本作永寧

懷丘壑寄頽齡稚川可復尋勾漏靈運能忘過始寧壘石

且從開小徑寒芳仍喜報餘馨天工未擬藏遺巧物態何

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穿窈窕沉鉤真欲釣清冷已看袖裡

携東海端向籬中得畫屏半世生涯皆福地不妨歸更侍

祠庭

余前后領崇福明道洞霄宮祠凡
九任二十一年時方又上章乞歸

方叅議用前韻記嘗過予石林次韻答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文舉但

恠山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寄每丁寧遙聞

徑竹添新影更想巖花作遠馨夜鶴未應真怨別江鷗須

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遠風好常隨禦寇吟癡坐正憐

塵滿案醉眠終倚石為屏瀛洲學士煩追賦尚記滄波接

洞庭

卞山後即太湖正與洞庭東西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真欲混車書黼宸
猶丹陛飈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樓居

帝業承承承天倫秩^映棣華千年垂接統四海自為家畢郢
終何恨蒼梧邈已賒廟壖驚指頤行路泣悲茄

脫屣初無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椀且深藏付託
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栢成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驚在匣黃屋本非心海濶

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無馬跡惆悵屬車音

浴殿陪書詔甘泉忝侍臣虛傳遊帝所不復從時巡效死
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知如已矣揮涕灑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_二公族冠探書

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蕭長倩憂國共長筭我懷崇蘭
君多學真一貫束髮踵癯儒長檠媚空案胷中行祕書領
略能默斷埋光久不暴玉石終自判中年立周行杞梓見
修榦雍容視出處未可亟招喚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
荷囊侍丹宸正訝歸稍緩 為棄天閑一往謝羈絆黃壚

閉白玉萬事風雨散訃來為失聲涕落傷老伴孰知錦囊
心無復銀鈎腕柯山眇何許日月忽已換平生渾金質反
覆要熟看寶 琢寒泓 誰撫遺玩尚有千字碑臨風寄

長歎

叔問三衢新居號崇蘭館字畫猶妙蓄硯甚富皆奇怪致道作埋名叙其事甚詳

銘

賜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 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 皇帝以所嘗御
硯賜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淵奎鈎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太山雲膚寸
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坑端石硯銘

望之盎然不耀其光即之確然不暴其剛下巖之澤竭取
其陽是為雲者仍耶猶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簡硯銘

靡之勿刊挹之勿槁毋慢其藏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壁有軫匪絃寓此盈尺孰謂大者訖藏
無聲勉子筆端發其鏗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州治前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瀆其煩毋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濤波

右左銘

吏之勤民如井日劬民之從吏如井日趨惟吏與民毋或自戾敝則斃之以閱百世

右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方求歸未遂或曰甚有似乎吾廬也乃名之似菴而為之銘曰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穿然覆盂甚狹

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反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意於俯仰走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無住道人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贗殆不可辨更數十年安知天下不有兩伯時因各為之贊

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曰遠遊者以是
為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嬉笑載山扇袖手縱觀我行
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右王逸少

韞玉于山燁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為東山
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亦躡

其後人誰無言聊一舉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目孰為正觀惟阿那律無目
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金屑有法無眼
有眼無法稽首導師五蘊皆寂悲觀慈觀等大圓鏡顏然
方牀如夢中事山河大地一切消墮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來舅氏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潛造玉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欽宗諱同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於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公奏議爾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首中選復為第一於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書排黨論久不得調卒邑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居實

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見每奇始天下名文章稱無
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
靖深獨若不得已於言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不以相易
而居實之文氣和而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
外而觀者每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建
康居實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火散亡之餘所存
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往游俯仰如前日事居實之志既
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字又不幸不得盡傳於
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矣其傍
有海棠一株寧王坐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
謨家僅存其五六爾明皇末年暇時自遣但如畫中亦安
得有馬兔事耶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夕陰初晴為山亭
與何彥發同觀

書鄒氏志

欽宗
諱同

曾祖陰德詩後

某初仕為丹徒尉獲拜忠公齒尚少辱引與論當世事及
立朝行已大方諄々累數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
今觀此詩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復能推其所以與人
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人惟不知陰德故以

善為不足為而不為以不善為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
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廢至曾孫何果失國後力營之
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故責報於定國如執左契取
寓物天人之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
於前而位不能配德臧孫達方將有後於魯此詩不但鄒
氏傳寶其家願與天下強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免
博學多文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頴士宋道方
諸人游嘗云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罹其患然治法有證

傳於經絡效于日數者不可差以毫釐張仲景書在世如
法家有刑統苟用之皆當可使天下無冤人而庸醫多不
解其見於形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又不能察情
以故殺人不知其幾何因推仲景書作傷寒證治發明隱
奧雜載前數人議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徧曉復取
其簡直明白人讀而不知者刊為治要曰苟能原疾之所
從來而聽之以候按吾書而用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
此仁人之用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及為錢
版與眾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特無冤人而已調
護之不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於無刑可也賢

者尚無忽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陸生板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徙置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隨燼常恨絕蹟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照為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見其髣髴亦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為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蘓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

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此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菴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藁次為雲茅漫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矣間聞自吳興特來見余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爾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郡時、數往來其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練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勝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過

其為雲茅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弼告後

右晉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按唐

序

程致道集序

紹聖末余程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為吳江尉有持其文

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

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道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之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聞之者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

然之人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搖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于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為文

欲屬余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入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脩 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一日不學也。故傳訖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而譬學於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優也。建康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屯戍連營城郭，斲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易無從得，於是凜然懼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刊六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

前日比然謁漢唐諸史尚未有也願余老且荒廢安亦所
事簡策念漢唐初去孔子時尚未遠一更秦亂而書亡五
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盡亡經且如是而况其他屋
壁之藏幸得保有其餘至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
持傳習之效也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_二鏤版漸多好
事者宜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公厨適有羨錢二百萬不
敢他費乃用徧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西北隅有
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為重屋以遠卑濕為之藏而著
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一展誦因取太史
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紬書閣而列其藏之目於左方

後有同志日月增益之愈久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
仕不可不勉於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社稷者亦皆
思讀書無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其
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至於未乃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治道豈不有本未乎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
知所以為俎豆則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
高祖^帝志定楚事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遂不敢加而待其服大道之行
固有可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能折高帝推而上之
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無足恠者蓋理義之
在人心莫不皆有苟未至於絕滅不幸喪失雖至於犯上
作亂徐返其本亦必悔而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變而
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絕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
於天下乎學校固理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
領江左八州之地於東南為大都會異時文獻甲於他方
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為丘墟獨學宮端
然僅存頽垣敗壁毀壓相藉生徒奔散博士倚席不講紹

興二年某始以安撫大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裂為盜區
蜂屯豕突鼙鼓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
詔以建康為留都蒙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年漸寧荒殘
流亡稍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乃命
其屬因舊址盡撤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五
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秦淮增斥講肄列
置齋廬高明爽塏固有加於前不侈不陋下及庖圃罔不
畢具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簿正祭
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覈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
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菑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

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
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為錢六百七十
五萬有奇各為囿藉以時輸之凡廩給之費無有欺匿乃
以上丁釋奠于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齋于兩序蓋諸生無
不從視滌省牲惟謹昧旦夙興籩豆在列肴酒靜嘉幣篚
潔嚴史告時至以次就位正笏垂紳珮玉鏗鏘降登伏興
卒事無違禮成受釐嘽爵于阼觀者數百人皆駭其所未
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所與祭者而告曰嗚呼子衿之
作鄭人之所恥也是不知在鄭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
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

廢有子產則能興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列于郡
國者其亡與存我不敢知惟天子以仁孝勤儉治天下克
復大業願與中外休息還之承平者蓋終食不忘也上帝
鑒觀亦既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舜宣王之德於茲
將興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郊鄩實為宗周是亦風化之首
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產之為鄭以求先
聖眷。俎豆之意相與先後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韋帶亦
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於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世
共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記刻之石後來
者其有攷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於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流寓商販游手往來不與建炎己酉冬虜既大入十一月壬戌南渡自溧水徑趣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分兵五百薄建康宰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城於西南隅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圍守於州之正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縱火大掠越三日府寺民廬皆盡乃擁衆去凡驅而與俱者十之五逃

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鋒鏑敲榜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傷殘宛轉於煨燼之間猶有數日而後絕者官軍繼收復又二年烏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骨皆充斥行者更踐蹙居者雜臥起與瓦礫荆莽相半也紹興辛亥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詔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官為募為僧若道者收瘞累數至二百則得度於是州之寺五得其隸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之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羨穀二百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籍日校其所復以時檢察之人欣然皆樂效力閱十九日得全體四千六百

八十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次入于
而城中之骸略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之殘酷不道載
籍以來未之有也惟天子仁聖將為斯民請命於上帝
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之餘昔文王葬枯骨而民一歸
心其葬未必廣也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知其
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
猶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福與
奪實將聽之其曰得乎丘民可以為天子殺一不辜雖得
天下不為者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
之所厚而殘之蓋不為量數而吾天子方推其所以好

生者一二而收之於後天固享之矣合此億兆無辜之
冤則亦必有聞者虜之亡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丈以
其四之三藏骨其一實以上其上封皆高一丈在西門清
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蛇山之
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
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冢督役者兵馬轄鈐拱衛大夫寧州
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郎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
備差遣奉議郎安自求迪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
明年二月禮部給牒而度者華藏_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
寺五人清涼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反之於默其為法名之曰不二夫
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為有在者歟
道未始有二也既以其物不得不裂為二彼自為二而吾
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
一而不二者存焉爾何特維摩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
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云者豈有物實
之者哉然猶意其墮於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
謂不二法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
所知可一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

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
言是顛倒見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鬼孰能辯其非一而
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特其書入中國由晋宋歷
唐至于今不絕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申
衍之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設為峻宇高甍雕刻
綵繪備衆寶以為飾竭衆巧以為工苟可以莊嚴者無不
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輪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
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無幾比年以來所在大都邑下至
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
金帛踵躡戶外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

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之日遠其本建康府
保寧寺當承平時於江左為名利更兵火久廢今長老懷
祖守其故址於煨燼之餘十有四年堂殿門廡追復之舊
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
年余歸石林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
以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非徒以有
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佛之所
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振之夫方無所言則維
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病
及其所無不言則雖觀世音亦從聞所聞而入爾乃寺之

興廢係其時人之施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辛酉正月兀朮以衆二十萬入寇壬戌渡淮據合肥
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是夕敗賊前鋒
壁歷陽丙子又敗之於含山戊寅又敗之於巢縣己卯又
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敗之壬午又敗之於全椒癸未甲
申又連敗之於關口丙戌又敗之於仙宗丁亥又敗之於
柘臯己丑遂敗兀朮於店步復合肥庚寅王師入廬州賊
盡遁淮奔乙未班師乙卯獻俘于王所江南東路安撫制
置大使葉某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人弦歌之聲或
可以却秦盜文德之用久矣某學無所成干戈之際再臨
舊治潔齋款謁有愧平生惟俎豆在列延見諸生追求在
泮獻馘之意使無子衿城闕之歎猶不敢不勉惟先聖尚
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其民今去之七年上
不以其不能詔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鑰之重其有媿於

神多矣強敵未殄民之彫瘵尚多徃者不及而來者未知
免蓋惕然未敢安惟陰隲一方用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
常德而其實預受其賜此猶竊恃以苟朝夕者神尚顧之
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某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五
月不雨至于今禾之將秀者蓋病矣比連日雖霑油雲之
潤而境內猶不徧及閔之憂在於旦暮歷旬不繼則民
必有受其害者用是惕然不敢安惟至人無心與法皆一
遠邇何擇孰非慈哀願矜怵迫之情特地廣大之惠使民

得益蘓於彫殘安輯之餘則其亦庶幾免咎於強勉蒞事
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

祈晴寶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廕迫窮赴愬凡有急而必歸艱厄更嘗
蓋無求而不應今滋淫潦殆已彌旬苟朝暮之未回必高
卑之皆病願宏普濟俯鑒群情萬億有藏亟被秋陽之暴
十千並耦終償歲事之成庶俾豐穰益蘓彫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蘓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已至矣
而連月陰霖不已復將害於秋成方中原有興王師在塗

興一本作奠

調發屯戍無非出於民者歲或不稔公私皆病神豈重困
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懇迫之言不待再三尚祈昭荅
在此朝暮願同彫瘵均受神禧

謝晴寶公塔文

春多雨懼有害于梁盛婦命控祈竊仰干於慈廕亟蒙
昭格盡掃陰霾歲有麥禾稍愈疲民之望官藏困廩更寬
慢吏之憂大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將再周凜然念民事之艱未嘗終日敢忘
比以陰沴失常預申虔請不踰旬決卒荷鑒臨寒氣既藏

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敢祇薦於菲誠尚有祈於
終惠

祈雨諸廟文

眷茲江壩例若愆亢遭惟弊邑雨澤以時布種既周秋成
可望尚須霑霈以訖有收願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之施
仍均遠邇咸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享鑒克諒
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古者謂吁嗟求雨為雩皆請於山川百源而春秋得雨書
大雩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是知水旱豐凶雖天有數

苟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某待罪此邦無政及民
干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兵火之餘春夏以來雖幸
穡事偶周而亢陽為災時澤不繼苟復因之蓋有不勝憂
者用是惕然臥不安席詢之耆舊徧宗于境內祇神昔魯
僖公有憂民之心春秋歷月不雨則書而文公之怠歷時
總一書豈惟不容於王法亦以見神厭其德而弗之福某
之謹尤固無所逃若其區區未忘於民則尚惟聰明俯鑒
朝暮之間賜以霑渥無俾重為民病乃罪罟當降于身則
不敢辭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早暵之憂慄之危懼徧宗百神曾莫肯顧粵惟神龍呼吸
雲霧是惟其職奔走往訢敢勤於行救此朝暮風馬在塗
若聞指呼一兩三日澗壑流注焦槁盡興如手親拊敢曰
自時澤賓惟膏乳愧我不德孰逃神怒仰懷威靈自以民
故奠羊拜賜尚弗我吐功成不言載肅徒御躬率邦人言
餞于路鼓鐘朝轟旂纛翩舞神德在人既罷既哺我獨何
為永鏤肺腑

謝雨諸廟文

秋穀將登時雨不繼念驕陽之方亢恐失時和仰神聽之
不遙輒傾誠請潔躬以俟決日于滋凜然朝夕之憂彌切
雲霓之望訖蒙沛澤惠以有年惟神念民固重矜其久困
願我不德亦仰被於深仁卮酒告誠廟貌如在永言思報
不鮮解益愈恭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害於秋成民窘艱食日延頸而望幸免溝壑者
惟此一麥而已入春以來淫雨不止歲且三月懼不克濟
則之絕之憂僅在旦暮敢以肴酒請于有神莫憫彫殘稍
回陰沴豈惟寬吏之責得以苟安亦以戴神之休其將無
已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所須惟在南畝苟或罹於一歉
即坐致於百艱幸茲春夏之交適獲雨陽之節疲氓盡力
布種稍周懼迫驕陽尚資時澤敢祈覺力重憫凋殘特紓
愆亢之憂賜以霑濡之惠遺秉滯穡豈惟足一時婦子之
求積廩高困庶以償十年溝壑之患精誠所扣妙應無方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厯月不雨徧宗百神卒歲之憂僅在十日輒以吁嗟之請
仰于慈濟之仁爰舉舊章載迎遺像翦然雲霧即見于崇
朝霈以甘膏不踰於旬浹神龍效職帝命不違救焦槁於
岳成整彫殘於既弊敢以往來之相竊窺妙智之功惟我

邦人夙依慧蔭疾痛而呼父母有感必聞沈溺而援舟航
無求不獲自今以始不懈益度尚念鄰邦猶多懇請法

慈無礙豈爾疆此界之殊民意所須皆東作西成之望願
均此施普及蒼生

祈晴寶公塔文

江干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過期麥苗將病重軫勤民之意
敢忘先事之憂法施無方雖微不間民情所向有請必聞
願除陰沴之災亟正時陽之氣庶安疲俗復享豐年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方嚴疆事民力

尚艱迫懼常賜敢以預告願施霑渥以軫彫殘區々此心
屢干神聽惟其終惠無替厥初

祈雨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暘以時
歲常有秋故當艱難之際彫瘵稍蘇公私兼濟者神之賜
也今淮甸用師之後上方經理中原調度所須孰非出
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疹宿麥將刈穀種未播人以旱
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徧宗山川百
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况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
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後可濟其奔走從事相與祇承帝

命豈惟群有司之職神亦預有責焉尚此朝暮賜之餘澤
使無失其西成之望神之為貺蓋有待於他時者惟無替
其常德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亢陽為孽必在春夏之交飢饉所憂常當師旅之後方准
濡之罷警造雨澤之不時麥苗之須朝夕是懼雖徧走群
望預竭吁嗟之求非歸依大雄孰協慈悲之應仰憑覺力
洞鑒惻憫其卒歲之危惠以崇朝之施少安彫瘵兼濟
公私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叩大慈膏雨之施遂周決日耒耜競起溝壑
可逃雖宏濟之心無可言謝而迫窮之請有愧于中仰止
靈山旋歸寶室傾誠拜賜莫寫斯民之誠行道載歡已卜
豐年之慶惟其昭事願竭此心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比之亢陽往干時澤惠然肯臨為我心惻雲車始興百靈
並趨決日五雨無槁不蘓愧我非德何以拜賜有呼必聞
則惟神志往餞於塗旗纛有光我心孔懷曷日而忘惟天
與君靡民不育惟我與神皆民之牧願廣此心各竭幽明
俾歲如茲永尉慰民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迫春耕控祈未幾茲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氓方安
舊業開口待哺惟茲耕耨之勤盡力撫循猶有溝壑之慮
豈容仍歲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期重軫曠瘠之責敢逃
屢瀆曲冀垂慈法施無邊固未忘於終患危誠易感尚有
俟於崇朝

祈雨諸廟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之節惟神是司敢以吁嗟之求
而冒聰明之鑒誠意既迫在此旦暮之間靈既俯臨不難
指顧之惠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艱自貽災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念茲踰月之間
屢控無年之懼卒霑大賜頓釋群情難名廣大之功惟切
歸依之志

謝雨諸廟文

比迫農時亟以早告亦既踰月將害染盛卒蒙霽霈之祥
盡消枯槁之患仰非明聽孰惻危誠報德之心無物以稱
有年之賜尚鑒不忘繼自斯今益虔祇事庶扶天造共保
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

天步初艱為中原而遠狩帝鄉不返傾率土以纏哀迹聞
靈御之還彌切遺弓之慕威容如在偉烈具存恭帝王步
驟之餘皆期力致接天地混茫之化獨以心成俄興無妄
之災莫測蓋高之意雖神遊八極固無爾界之殊而夢錫
九齡終屈羣生之望臣頃持從橐嘗通垂旒永懷未報之
思攀髯已遠徒抱無窮之戀隕涕何追

留守司

應期撫運悼歷數之有終紹業承休仰威靈之如在神遊
不返仗衛未還爰追在宥之功實際承平之運典章文物

粲方冊以具存華夏蠻夷莫海隅而咸服豈期禍變橫起
遐陬撫常獄以北巡既窮朔易越函關而西度寧間流沙
俄成脫屣之遊莫極垂衣之化臣拘縻郡紱阻造靈輶泣
血書辭固難名於大造銘心戴德徒自結於孤忠

建康府

神凝帝所孰測真游澤在人心難忘孺慕望鑾輿之來復
追玉几之始馮力圖斯民寧憚戎車之駕歸格藝祖莫間
清蹕之者痛裂五情哀纏九土載念憂勤之蹟尤高繼述
之功同歷更傳方賴延洪之緒克仁廣被尚懷遏密之思
臣拘守封圻阻趨仗衛攬涕蒼梧之野陳迹空存馳心汾

水之陽餘生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學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群克踐斯言夫誰
易君如耕硯田既蓄既耘翦其蒿稂待以雨露及夫既登
靡實不蕢如營大厦樸斲斧斤取材鳩工自桷及椽逮夫
落成丹雘惟文念初相從不寐載欣豈曰邂逅婚姻之云
君亦謂我皂白太分肯獨我知撥彼潤芹一紀于茲世方
糾紛顧瞻茫々邈其無垠孰拯孰援蕩其浸氛孰闢孰除
獵其麋鹿中夜起難臥不及所謂此折衝豈惟三軍文武
天子允集大勳擢君不次發其清芬豈弟之政人飽其饋

溫厚之誠士沐其醺胡不少留遽殞江濱奉訃失聲心焉
如焚五尺之旌三尺之墳已乎遂茲往者如雲豈無善類
孰為猶薰嗟我老矣童頭駑筋念昔許我並鄰桑粉今幾
何時倏閱朝曛君不可還徒懷蒿焘古今同然逝彼_波云
尚有此辭君乎猶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溫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公至于
莊敏宜其孫曾百世不泯侃侃大夫莊敏之孫益然慈和
克紹其門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二年如閱晝夜持節
西來再見江瀕從遊彫零存者幾人謂當周旋握手未幾

一病莫留遽告起君晚聞道湛然虛明臨訣告我曠無
遺情夢幻去來君亦何有我獨悲傷哀此朋舊歛以時服
祭以家蔬君像在堂甚瘠而癯味君之言僅隔晨夕殞涕
陳辭尚君來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止非君孰親石林藏山同一
雪濱百里而近實相為鄰我雖老矣來往莫煩語言相聞
意則甚真君晚自言得妙谷神挾不死藥可閱大椿云何
不淑遽翫囂塵幻化固然孔懷婚姻四十三年如越暝晨
中間憂樂曷可具陳陵雲超然一笑大鈞揆君之知寧計

此身我獨何為涕落沾巾緘辭寓哀百念酸辛

祭淨山主文

我葬先君于下之麓遂將終焉因以卜葉惟時導師凜若
冰玉惠然我從實慰幽獨西居既成左松右竹為山水牯
各自放牧浩歌相逢不唱無續俯仰三紀倏如轉轂今者
何為棄我不復愧生滅想未免凡俗無縫之塔照映巖谷
是第一祖開山老宿子孫無忘尚見遺躅欲知其勤視此
喬木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樊黃文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過錄其勞進職資政

殿大學士禮得通贈二代是歲大享明堂賜我顯祖爵而
詔之曰爾祖實浮於名莫克究厥蘊惟爾慈孫嘗登揆路
用肇開國于惠以陰茫于嗣人某隕越感泣懼無以承
天子休德而私竊自幸我顯祖之遺烈餘懿實獲暴耀九
泉屬以再留聞寄不獲躬致奠謁夙夕不敢寧謹遣曾孫
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馮機宜文
字模奉告歸省虔薦于墓道尚惟明靈鑒格某不勝悽愴
慘噎之至

顯考贈太保樊黃文

某不孝弗獲盡養于我顯考使之耄期百年終身之憂未

嘗一日而忘尚惟 天子仁聖時得追賁九泉潛德懿行
猶以表見後世頃初預聞政事驟越常典進位少師後九
四當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去歲秋明堂禮成以某
忝資政殿大學士於是始開公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歿
其寵綏之亦已至矣而某終無以奉承先訓仰圖報塞徒
感悼震越不遑寧處復蒙誤恩再守留鑰不能即歸省謹
遣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機
宜文字模躬造墓下明靈不昧尚克鑒臨某引領東望涕
淚愴悽不知所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籥密護宸居任非
所堪辭不獲命臣其中謝伏念臣去違軒陛俯仰十年退
伏丘園棲遲一壑念多壘尚艱則懷捐驅盡瘁之義思大
恩未報則有畢命靡他之言敢擇所安自求遠屏喟年齡
之浸晚迫疾恙之交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
分豈期人之復誤詔除力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
交印綬實愧吏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顧臣鄰憂勤

土宇撫萬邦巡侯甸何止臨踐土之宮會諸侯選車徒是
將復東都之業責其來效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荆吳
之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強顏
何補欽承威旨整假歲時疆場無虞儻苟逃於謹累冕旒
甚邇尚終莫於慈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自驚衰朽之餘
曷稱褒嘉之遇臣其中謝伏念臣迂踈寡與慙拙多艱蚤
歲朝廷既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場何施汗馬之勞誤辱眷
慈猶叨委寄愧懇辭之弗獲曾報政之未遑遽屈王人親

承帝問播紳改觀共知聖主之不遺里巷爭傳更覺陪都
之增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欲勵邇臣念其
嘗事軒墀久絕朝天之望憐其服勤簿領未忘報國之忠
借以寵光榮其晚暮江壖地廣敵境秋高明詔申嚴預謹
奔衝之愆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民願竭疲駑少酬聖造
謝乞官觀不久降詔表

誤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遷延之役懇期
莫效被寵惟危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病餘生空踈末學盡
力承平之日尚不克堪課功多事之時豈能免過故瀝誠
而自列幸量已以苟全詎意寬慈疊形鑄諭推之不去深

有媿於吏民義弗遐遺特見收於君父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憂勤念治清靜撫民謂陳力不能雖欲自安於愚分而
退人以禮尚期曲盡於眷存故捐體貌之隆少假羈孤之
迹臣屢違恩旨勉奉訓辭力將敗而猶馳何取疲駑之用
器已盈而更受終懷顛覆之憂

賀天申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獻如山之頌休明
所暨呼舞攸同臣某 中謝竊以定暴亂而致太平孰不期
於真主履艱難而忘無逸必將報之永年惟上帝之儲休
與斯民而同欲恭惟 皇帝陛下功高振古運際中興膺

謳歌朝覲之歸久已仰吾君之子備文武聖神之德是宜
為天下之君茂介純禧莫隆茲日臣外司函鑰阻奉壽觴
俯葵藿以傾心敢忘委照詠松椿而歸美願效羣言

謝左大中大夫表

賞必眡功既誤褒之嘉實老宜戒得重貽貪冒之譏退自
省循惟深隕越臣某 中謝伏念臣久從幽屏再荷使令戎
事猶艱因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報敢期愛已以偷安雖
抱此心訖無成績故力求於閑散幸苟免於曠瘵方俟矜
從反叨寵數鈇刀何有全牛之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
知餘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高明委照博犬魚容 光宗

勵有功豈愛彤弓之錫憫憐舊物未忘墜履之收致此迂
愚例存記錄臣敢不勉承德意更激懦衷洛邑初營曷稱
保釐之守漢儀復見終戡定之期

賀天申節表

歷教在躬既終陟於元后天地合德咸利見於大人慶溢
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謝竊以攷三代興王之業孰盛於
仁盡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頌聲之所美固臣子之
樂推恭惟 皇帝陛下出震延休乘乾撫運體聰明叡知
而不殺我武惟揚備剛健輝光而日新無遠弗届且鍾百
順永錫萬年臣久遠清光載逢華旦瞻雲就列跡莫跋於

簪紳望海朝宗心徒仰於觀闕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誤恩懇辭莫效於精
誠祇命惟增於戰慄中謝伏念臣逢時過幸受寵居多積
丘山未報之私無毫髮可論之效豈不曰知難而退此志
之未伸固嘗懷見義必為曾餘生之何有矧茲黜虜方正
嚴誅驅原北代之師雖即期於殄滅保洛邑東郊之衆可
無待於撫綏自省何勞能當異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矜存舊物駕御群材視臣鄰於股肱蓋欲奔趨承而事以
爵祿為砥石又將磨厲以勸功重假衰殘申加獎飾佩景

德升班之意敢陪近弼之殊榮追修文創始之名庀愧諸
儒之極選雖期隕首莫稱所天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合二至之郊禋兼六宗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為所獨
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久吞海宇蒙休臣某
中謝竊以鑿御省方已更四閏錫戎謀夏幾動三方用徼
福于上下神祇亦云已至將增修于禮樂刑政其敢有遺
惟宸心望治之愈深故元祀益恭而弗怠恭惟皇帝陛下
外昭明德中極小心受天下之歸往而不敢康履王業之
艱難而思其始方茲醜類復敗齊盟殖有禮而覆昏亡師

不安動福祈祥而求永正史無愧辭秩盛典以載嚴均普
天而同慶臣濫當藩輔祇布恩言奉璋戕雖莫陪多士
駿奔之列降福簡竊獲預庶民敷錫之歡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建宮內闕方新長樂之儀備物明廷遊東朝之號凡居
覆冒舉極欣榮中謝竊以事莫大於奉親孝必先於隆禮
惟盡報本之誠莫能為之稱故嚴推尊之義乃可致其崇
於顯鴻名式昭大養恭惟皇帝陛下功高撥亂德懋承
祧言念母儀夙有光於前烈肆揚天命訖垂裕於後人荐
履艱危居懷定省遠皇基之始振幸法駕之將還乃卜元

辰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於家邦景耀流傳言自成
於雅頌臣拘縻印綬阻造軒墀慶集雲來行政含飴之奉
驩騰夷夏更寬問膳之思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實廢三年進律蓋禮厚而恩隆深慙
蒞溢之餘更冒厖鴻之賜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寒陋遭世
盛名竊大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諸侯而迹職曾莫效勤
方大享之告成與敷天而同慶曷云異數更及罔功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德協神人孝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裸
獻之修輝翟胞閭均被駿餘之澤憫服勞之已久肆歛福

以均敷臣敢不策蹇自期履冰思戒五百里諸公之地敢
自比於周邦二千石刺史之封猶有慙於漢秩未知報稱
惟積兢危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申輿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眷慈
特膺殊獎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益無能當長江
禦侮之衝遠醜虜敗盟之際惟紂臣有億萬衆皆倒戈攻
後之徒而楚惡已數十年亦曷喪皆之亡日戎車既駕我
武惟揚敵所憚以爭先首摧兇焰取彼殘而共殄卒掃妖
氛慙無矢石之勤濫竊璽書之賜敢懷掠美輒奏罔功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圖回
每盡于敵情能弱能強終始弗逃於聖美欲勵服勞之士
故捐假寵之榮臣方以病衰懇祈退免堯言爭誦雖莫酬
君父之恩不替漢札細書猶足示子孫無窮之寶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奉職不虔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謹訶仰荷寬慈曲從
貸釋中謝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實凡材沉迷簿領之間徒
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踈誤竊守符仍司留鑰既
不能折衝強敵少盡力於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安生
於閭里致令非意罔戒不虞知重廢於官常敢幸逃於吏

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廟

微接下以德行仁雖愛憫黎

元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念將迫于
終更俾不汚于後累臣敢不勉殫衰懦深務省循豈不懷
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慙報國之心

賀天申節表

發祥隕祉天用啓於永圖撥亂興衰世必推於真主載偶
光華之旦咸欣震夙之期臣某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法
禹儉勤紹湯勇智懷早麓造邦之業盡車攻復古之謀視
國履承靡不思於宏濟拯民塗炭皆有賴于至仁丕承四
海之心茂對千齡之運臣拘縻疆場阻造治朝謠誦交騰

孰匪松楸之願威顏甚適惟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內府魚金尚方珍物禮加異數屈使指以親臨威不違顏
凜天光之在望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流落晚際聖明橫
草無功徒欲捐軀而盡瘁飲永自勵敢懷擇地以固安第
迫衰殘終辜眷遇詎意乾坤之大造誤矜犬馬之微勞既
俾後圖仍申好賜豈獨至仁之廣被姑示匪頒仰承厚意
之所將殆非前比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光明下濟博厚
兼容正陪都管籥之崇欲先四海嚴大國封疆之寄用聳
三軍故憐蕃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而任重恩愈
厚而報難臣敢不勉務消塵益扶朽鈍言而有補敢忘藥
石之酬義所當堅期效金湯之守

謝再任表

三載黜幽方懼干於明憲再命而僣忽荐被於異恩不稱
所蒙重慙非據臣某中謝伏念臣蚤由疎賤誤寵竊榮
先朝濫寘於從班本無報效 陛下擢登於政路已迫衰
殘自知陳力之無堪唯有乞身而退屏遠謀帥閫仍玷留
都故連年雖幸於苟安而無歲不祈於罷免仰蒙全貸偶
及終更惟鼯鼠五技之既窮亦駕馬十駕之何及豈期過
聽更責責後圖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貌群臣作興廢政

念其拳、忠款初非有愛於餘生察其蹇、庶勤猶未遽
罹於大過姑令代匱豈曰因能丁寧殆至於再三感勵難
酬於萬一臣敢不欽承德意勉激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
容於鄭俗雖庶頗已老終無憾於趙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思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譏命出非常莫復循墻之避重勤
訓飭倍極兢危臣某中謝竊惟學士建名雖與前代近臣
分職蓋始 本朝至於易文明碩問之稱冠秘殿寵褒之
盛仰觀故事尤號殊榮爰歷艱難益多勲德以舊臣宣勞
于外固不乏人由建炎越次而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

敢叨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薦臣鄰憂深中外謂與
之名者將求其實而使之禮者必報其忠故於賢、蒐選
之間每有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
日量能尚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豈無顛覆之憂雖願竭
於餘生恐終辜於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寬典仰惟大施畢出
至仁臣某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駕荐蒙委寄方戎馬戒嚴
之際且秋暘害稼之餘反側未安彫瘵易困雖無撓獄市
每師齊相靜治之風而御守封疆敢忘魯人請事之意訖

無寸效重愧本心可容非意之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
黜恩獨原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極含洪道全忠恕八
柄並用固將昭示於賞刑三省所加終欲掩藏其過失幸
其可再居不違寧臣敢不上體眷慈勉扶衰病遵簡書而
奔命未敢言歸記焚室以寬征庶無失所

賀天申節表

天休申命爰開真主符之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載逢
華旦欽頌永年臣某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道配帝王功
施夷夏競之業之每懷復位之艱繼之承之方啓興王之
造神祇協佑福祿來崇閱三千歲之靈長用扶卜世應億

兆人之愛戴固不歸仁臣拘守郡符阻趨宸陛莫遂朝宗
之志徒增拱極之心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群議載揚幸戎兵之始間是為
周禮豈惟漢儀臣某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基命是 吳 天紹
休文祖惟聰明叡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無所用威既艱
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正路居在列鍾虞畢
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橫式過敢忘巨海之歸臣假
守外藩獲逢熙事五侯奉幣濫居邦甸之先萬壽稱觴莫
預公王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遠遯闕庭荐更十年屏處立壑無階仰望清光大馬志
軒之誠不勝朝暮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康留鑰豈意衰
憊閑廢之餘聖眷不遺尚賜齒錄承命感泣無言可叙仰
惟陛下天地容覆一物不忍棄捐在臣慙拙非材盡死
不足論報但臣早衰多病前後累經奏陳不敢縷々再述
今年踰六十有加無已兼賦性僻遠動多嫌怨而江左行
闕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固嘗已被使令止以帥事

尚不能稱職旋速謹累在於今日豈敢復有冒居苟貪取
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曠敗何所容贖反復審思
莫知自處茲實朝廷利害所繫非特臣之私計危情迫切
進退徬徨臣已具狀控列乞賜收還成名伏望 陛下終
始眷戀憐洞察肺腑念臣竒蹇孤窮中外無援惟有歸誠
君父不敢竊避斧鉞之誅許臣依舊宮觀別選良材上副
憂寄千冒天威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迂拙凡材早蒙 太上皇帝識擢真之從班曾未少施
報效 陛下昨自維揚憫其流落召還誤蒙知遇非常力

排衆論留備闕庭從容經闈每承顧問未幾遂使預聞國
政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所宜得賦分竒窮一遠軒陛十
年於茲屏跡山林雖有犬馬拳之誠無所自達比者不
意簪屨賤微尚加省錄遣承人之再俾舊治而臣坐席未
暖有何勞能復出王人遽垂存省旬月以來徬徨恐懼不
能自容重惟建康宿師數萬外連敵境里民昔經殘破彫
瘵未蘓臣材術短淺素無威望何以仰稱 陛下委寄惟
當躬率寮吏夙夜盡疲今兵屯內外粗皆整肅歲事豐稔
人益安業近因奏允內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特蒙金字
牌賜人歡呼皆知出自聖意至於感泣繼有疾苦臣當

節次具聞邊隅目今探報平安虜情雖未可測萬一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捍庶有秋毫少副大恩臣無路仰瞻清光謹披瀝肝膽再具劄子奏陳
同前

辭免左大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願解面都已屢干黜聽今復辭誤寵仰犯天誅退省徬徨已甘竄殛迫於私義尚敢縷陳感懼交并隕越無所臣聞先王詔爵制祿皆有常法既已命之則於三年考績隨其幽明而為黜陟人無得容其私若加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殊功異能然後為非常之賜謂之賞故文

武造周能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為彤弓簡王無因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變文而書曰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伏念臣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新疆初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願竭情盡瘁少圖報效而材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毫髮可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
陛下天地涵容縱以奉法循理觀之廉謹濶畧細過使
得容身而去國已萬幸豈可更冒異恩安叨非據竊惟方

今外難粗寧而四方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尚多廢闕正須內外夙夜協心相與共濟若藩鎮近臣不能上體聖志猶務貪得此臣所以尤恐懼震惕而不敢當也伏望

聖慈洞察肺腑肝特賜寢罷使區區微臣得以俯全一介之
守則天下稍知分義者孰不入與起皆有樂事勸功之
意庶亦不為無補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戒得前訓甚明非至愚迷
孰不知警而况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陛下信賞勸功
之日而羣臣忘身為國之時此而不思局逃大戾伏念臣
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閑幾過其半固未嘗有一言
一事見稱於世可報廩食之責而榮名厚祿每以冒居退
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已今者待罪近藩甫踰二年雖簿書

米盭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當為至於陛下
愛恤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疆則無毫髮之效而進
官未幾加職繼下况資政殿設大學士真宗皇帝特創
以為近弼非常之寵累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
欲望聖慈察其危情出於懇迫不敢但同常禮屢勤詔旨
許令特賜罷免使臣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知耻止足
之戒名陛下所賜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第二劄子

仰瀆天聰再勤明訓躅天躋地無所自容上賴寬仁未即
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即拜恩旨豈可更復有言迫於私義

須至重干雷霆之譴伏念臣遲暮之年棄捐已久陛下
特垂記錄假之方面二年之間不以罪去而寵章繼下度
越常數士友大息吏民改觀臣亦豈不願竊此須臾之榮
以光不世之遇但惟羯胡犯順天討方行陛下高設厚
賞以激行陳將使人奮勵盡掃殘孽而臣身忝近臣職
當外間若貪冒苟得不畏公議則荷戈執戟之士何所示
勸謂臣且猶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此其夙夜震恐徬徨
累日終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聖慈察此懇出肺肝特賜矜
從非特犬羊微軀私幸保全亦終於朝廷典刑不至玷累
干冒天威

同前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聰實當萬死若聖恩必不容免則臣
瀕江職守自有脩禦之責將來諸道掃平大寇克定中原
仰托威靈保境安民粗無^大過解嚴例合推恩即姑使存留
以待申命於異時猶為有名臣不敢更有辭避伏乞睿察
同前

奏准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黠虜去歲敗盟盜據京師今年狂妄徑至淮甸驅
集醜類竭國遠來睥睨江壖無所畏憚陛下聖文神武
逆折兇威伸命將臣授之成美曾不踰旬以十五萬之衆

計窮力屈全師鏖戰連告六捷敗亡喪衄狼狽走遁名王
貴酋奔踣於道壯士健馬物故相乘自用兵以來未有此
舉伸人神之宿憤雪 宗廟之深讎鼓舞歡呼中外一口
自此擒馘充渠御清名請畿甸盡還故土克復中原近在旦暮
臣誤蒙寄委實當控扼不能身先士卒少效微勞疆事有
守無緣躬詣冕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頒好賜特異常典仰
知出自眷懷顯示寵渥非臣一介賤微禮所當得銘篆肌
骨無地寄言除已具表稱謝重念臣踈遠固陋被遇 三

朝初無秋毫可見紀錄晚蒙 陛下不次識擢內玷政途
外叨師閫又未嘗少有補報於艱難之際時今此待罪三年
甫迫終更 陛下終始保全未遽譴斥罪戾之積臣猶知
之而天地涵容尚使超進寵名俾仍舊治方極墮越乃復
冒此非常之恩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夕震懼無所自容
無緣躬詣冕旒披露肝膽惟幸天日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令再任尋以超躡過分具奏
辭免願請閑秩伏奉詔書未賜俞允一介賤微仰干天造
逡巡留令罪不容誅所有再任職事臣不敢疊有煩喋候

降到告即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表稱謝外竊惟觀文
殿職名 祖宗創置甚重近歲非自知樞密院以上善罷
未嘗輕除其餘必藩邸舊恩寅^黃緣攀附邊防劇任開拓封
疆僅乃得之至於常侍帷幄外守方鎮累更出入特示褒
崇者不過數人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待罪歲久遽先
近服稽之公論豈曰宜然况臣去秋已荷洪私加進資政
殿大學士於今未及一年尤難僥冒夙夕震懼無以苟安
非常之恩既以仰承於異眷量已之戒尚冀少盡於愚衷
敢望矜從終賜寢罷庶幾尚可勉強餘力未至遽速煩言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日十九日西南風火起居民遺漏乘風勢猛盛
直趨東北向著正當府治臣先以瘡疾在告即時扶持出
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蓆屋俄頃間分為兩路橫穿燒
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臣極力營護僅能保
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曰師
中王德轉運副使王喚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
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鑰平時既無
秋毫可以補報今茲不能戒^御預謹民伍致遭非意害及
公私不職之誅無所逃罪已即具奏自劾臣以職事不可
廢闕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近雖聖主所不得私伏望睿

慈早賜黜責施行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居民遺漏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乞行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孤蹇餘生仰戴天地覆載之慈跼蹐無所自容緣臣不職之罪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宮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誤蒙聖恩復令再任迂拙孤賤仰荷眷慈勉祇事至今六月又將滿歲伏念臣衰

疾之餘年齡浸暮理當退屏前後累嘗奏陳不敢再瀆淵聽重惟瀕江巨鎮外鄰邊境兼總兵民責任不一而臣貧冒苟處首尾實及四年曠辰日積初無秋毫之補陛下恩禮過優歲加寵數皆逾分量豈敢更懷遷延之計以速官謗兼臣母年高別無兼侍去春先還閭里垂白之年闕於奉養朝夕尤不能自安伏望聖慈矜憐曲賜檢舉許從罷免特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便居住粗使連年懇請之意不負素心庶於晚節知止之風少副清議

再乞宮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加溫言曲垂鑄諭未賜俞允天地之造出於生成在臣犬馬之分豈所宜得感懼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山林誤荷收錄置之方面固當竭盡死節以圖報效而臣每不安位屢祈退屏實以德薄器淺難堪重寄年齡晚暮義合知止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疊干淵聽今茲遷延再任又已踰年疆事既寧人皆安業坐尸厚祿尤愧本心外懷叨竊無補之憂內迫亢滿疾顛之畏此臣朝夕所以不遑寧處伏望聖慈俯加矜憫儻獲始終大賜特全造物之私庶幾黽勉餘年粗守保身之戒云云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衰瘁投閑久屏丘壑聖眷不遺尚加收錄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歲積衰疾病相半年齡寢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事任紹興之初已嘗有此委使即力具陳免不獲數月之間果速速譴累仰荷陛下天地含容不即誅夷許就閑秩今者相去七年舊疾不差新疾有加精神筋力事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必須再致曠敗不惟萬死無以塞責其在今日多事之際上負憂預利害所繫不輕決非臣敢苟當愧懼傍徨無

地自處伏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特賜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宮觀差遣干冒天威。

第二狀

右臣草莽微賤上干洪造天慈誣貸特寬慢令之誅未即矜從猶加鑄諭跼天躋地無以自察伏念臣才識迂愚首蒙陛下不次識擢嘗復預聞政事十年于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強敵未殄尚勤旰食正臣子奔走先後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預避但臣量力既已衰弊度事又嘗曠失進無以償寸勞退遣以貽重累拳之義何所自伸則臣雖欲黽勉冒居終恐有誤委寄危情懇迫須至疊懇天

聽與其追咎於罪戾既彰之後不若控誠於威命始降之初伏望聖慈俯從人欲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發所居下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今任職事奉聖旨不久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迂愚衰弊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發所居下山迤邐前至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處分續於今月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遞筒再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

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填見闕不候授告船家接人
指揮到限三日於所在州軍依條差撥兵級起發前去之
任至今未見起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
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已於今月
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州公路聽候指揮外所有前奏伏望
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壺墓一所在城西南隅謹
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實相成帝蘓峻之難
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于敵二子

眈眈見壺沒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於一門成帝特贈壺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給錢修其塋兆歷代
封植載在典祀自金人渡江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
沒臣已委官檢計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壺等輩數百年
間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詔後世欲望聖慈特依應天
府張巡許遠蔡州顏真卿例賜以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仗
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嘗具懇辭兩蒙
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久休迫就職今已半年仰賴朝

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於天幸伏念臣
少苦多病衆所共知久屏山林心志彫落昨被命之初已
曾一二縷陳去歲兼以夏秋服涼藥過多入冬肺氣喘滿
寒嗽屢作至今未平无難勉強若猶貪冒久居必致曠敗
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官觀即散
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
不能庶幾保全晚節不致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宮觀尋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
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嚴誅聖度優容

尚頒溫旨感淪肌骨無地寄言林迫傍徨今復遷延三月
犬馬之私不能自己須至再瀆威尊伏念臣材質朽鈍本
無他長遭遇聖明過叨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
毫可以上報恩遇而竒窮狷介動多悔吝故自靖康以來
三蒙起廢付之郡級不過數月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
將及一年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疲民沐蠲貸之惠師
屯遵紀律之嚴因得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衰瘁
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兼臣
母年高昨者不曾迎侍前來久違奉養人子之心尤難自
處欲望聖慈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矜憐除臣依舊官

觀使之退屏山林少以全其晚節實惟生成大造干冒天威無臣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次乞宮觀第三次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無補曠辰日多去歲書具奏乞就閑秩伏蒙曲降詔書未賜俞允螻蟻微生上勤洪造磅徨黽勉又已踰年伏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衰羸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月以來舊苦肺氣屢作至今尚未平復兵民所會事責非輕若更遷延冒居必速咎悔欲望聖慈特賜哀憐除臣依舊在外一宮觀差遣任候居住庶幾休養殘軀粗全晚節不至重干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嚴誅天度優容尚頒溫旨感蒙肌骨無地寄言伏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盛名聖明過叨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迂踈窮蹇用過其量不自知止屢致悔尤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一年零八箇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因得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而况衰病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伏望聖慈重加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

除臣在外一宮觀差遣由全體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私
謹守廉隅庶亦全犬馬終始之義再噴威尊死有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已降旨不久不得再有陳請聖訓丁寧曲加慰諭
愚衷懇迫尚敢有言進退傍徨莫知容處臣聞人君愛養
人材譬如培植草木必不使毀折於既成人臣保全名節
譬如護惜體膚必不忍傷殘於垂老此自昔明君哲之士
所以皆能盡一時終始之私伏念臣遇竊寵榮已踰其分
勉圖報效復迫衰殘前後累具敷陳不敢更干天聽惟是

陪都大鎮外援中原內屏王室於今諸路所繫最大而臣
遷延歲月初無秋毫可裨肝食若不深省已於罪戾未著
之時力為進退殆至公議不容上辜陛下寄委大恩下
負微臣遲暮本意則何所及此臣所以夙夜恐懼不遑寧
處不敢自比其他帥守伏望聖慈深加憫察念臣非有矯
飾俯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大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轉一官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無能叨劇任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閑秩冀逃官謗未知何名復冒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聖慈俯察危誠收還成命使少安於愚分庶無累於公朝干冒天威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司宮鑰歲月雖

久初無毫髮可見紀錄遠幸兵革少休營屯肅靜年穀屢登彫瘵稍蘓皆是朝廷威德所及於臣何有近者逆虜犯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內地雖欲勉效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閑少逃尸素之責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眷私例與諸鎮進官一等已出無名緣事恐異衆不復終辭拜命徬徨至今猶無以自處今來若更有倖冒是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哀憐俯徇愚誠收還成命下同前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追陪公爵雖配天之澤初不間於賤微而省已無功終自慚於忝冒徬徨隕越莫獲自寧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閑秩伏蒙聖恩降詔書不久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評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復偶疆事遽興瀕江正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強遷延至今伏念臣衰瘁餘生筋力愈憊留都重地在今日正須得人而叨冒養痾首尾已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懈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

不待言茲者幸遇天威既伸狂虜知畏去冬以來戢兵遠
道邊境少安今者將及解嚴於臣私義可以自列伏望聖
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
使居住負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燾之私陳力不能亦庶
幾粗免顛越之懼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並到詔書
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竄殛更叨慰藉
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迫於情義即欲再伸犬馬
之誠適值壽春失守虜騎狂突適准臣職當長江之寄義

合死守不敢竊顧私計遷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
士用命醜類敗亡淮甸平靜瀕江之備盡已釋放民皆安
業別無施行職事伏念臣昨以衰病屏廢田里 陛下不
遺簪履之舊過加省錄付以方面自去年黜虜敗盟臣初
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職兩冒異數度越常守
心非木石豈不願竭孱庸力圖寸效少亦自異衆人而實
以素抱羸疾積久有加筋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每歲輒
露誠請近者復經此艱危悍外保內寢食皆廢所若遂復
暴作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彫耗
通夕不寐蕭然殘骸幾不勝衣委是難以枝梧迫切之誠

無辭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明委照庶或尚保餘息伏望
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矜允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尚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官觀差
遣狀蒙疊降詔旨未賜俞允踈賤餘生上勤天眷感銘肌
骨無地寄言強勉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餘氣血凋
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兼至六月已周三年秩滿亦合罷
免伏望聖慈特加矜憐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閑秩
使養殘骸上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遂臣犬馬疲
憊進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日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伏
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震驚因知攸措
伏念臣衰病餘生昨者誤蒙聖知起之閑廢付以一面雖
夙夜罄竭疲篤自知無以報稱故頻年屢干天聽乞從罷
免仰荷眷私未即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跼躅以俟俞旨
忽聞有此除授退量已試之效實無秋毫小補豈敢重愧
軍民輒懷貪冒兼觀文殿學士職名 祖宗故事藩鎮
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危懇
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官觀差遣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學道之本心曩被
詔除莫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鎔此蓋伏遇某官道德
佐時勤勞許國察醜虜亂華之有自知皇天悔禍之在茲
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責江左未定有管仲則何所憂
盡舒宏濟之謀即有削平之日俯求來効用慰舊民故雖
留鑰之深嚴亦俾奉祠之冗散某本無善狀遇假溢言屢
自列其衰殘訖未蒙於矜可朝弗及夕愧趙孟之語偷少
不如人况燭武之已老勉祇承命終幸退藏

回徽州曾侍郎啓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禦侮方欣汲黯之在朝聊試治
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謠遠被士女友交歡伏惟某官道
與時行仁為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懼將力整于艱危用之
行而舍之藏本無心於出處坐閑十載更踐三朝慨社稷
之未安忍為容悅思干戈之方熾宜有浚圖協濟廟謨凜
聞廷議始雖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固自聖君
之宏度未遑暖席行即賜環某久預從游獲同封守從容
笑語莫伸引領之懷密邇聲猷尚託為僚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啓

顯膺紹綍登用舊人密邇鄉閭就煩名鎮除書始播輿論
交欣伏惟某官廊廟宗工縉紳宿望兼安危之注意備德
齒之連尊狐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蕭曹事業固先
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閑久勤虛佇衮衣赤舄方入奉于
賜環熊軾朱幡豈尚煩于開府願惟衰弊辱在眷知尺牘
馳誠嘗獲伸于懇款高牙在望復幸邇于聲猷

回霍經制啓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緘書荷眷義之不遺
非衰遲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剛方夙殫稽古
之勤力傳家法遂展佐時之略自結主知中外踐更猷為

備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賦歛之圖凋瘵未蘓調度多闕
惟愛民若赤子故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
何補輟從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即有超陞之寵
旌麾在望款謁尚遙條教所依瞻言徒切尚勉加于調攝
益順尊于綏將

賀汪相公建節啓

剖符便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齋壇復重元戎之寄始傳
渙號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恢遠廢荆榛而
成帝業最先鄧禹之納忠會貔虎而振王威何止劉琨之
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銘勲已著於鼎彝濟難方圖於

舟楫中辭宰柄久佚祠庭惟聖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經國宜受祉之既多某久預鈞陶獲依屏翰進趨前席載瞻北闕之光歸擁淑旂更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光奉詔緡顯司留鑰舊疆來復方當開國之初聖澤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材猷夙著望實兼隆入叅帷幄之謀備宣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竭勤勞眷此陪都控臨東道望春陵之佳氣千載固存定邦鄩之名城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陞愧修慶之未遑辱緘書之首及感銘之至敷叙莫周

回王正字啓

給札試言少伸素蘊奏篇稱善特錫異恩除書始聞有識相慶伏惟某官學通倫類識造精微劉向博極羣書固已盡古今之變賈誼通達國體是宜明政事之原爰自弱齡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選決科早冠於諸儒而安危治亂之端射策尚勤於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詳斯文有光士友爭歎不遺鄙陋首枉緘書自喜衰年猶及承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己之方

仰累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世多艱方強仕
之年固已自投於閑散豈既衰之後反求貪得於須臾况
風波荐履於畏塗而荆棘親逢於晚歲正使捐軀原野未
償廩食之私矧惟服力簿書何補事勞之實取非其有人
且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拔茅與其彙征采菲不以下體方
流言竊詆獨深亮其無他逮引疾告歸復挽留而不釋矜
其遲暮借以寵光不稱所蒙豈曰子衣之安吉未知為報
徒懷我馬之虺隤震懼靡寧銘藏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啓

螭陛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守暫慰遠民間遠聲猷屢更
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牘之未違首貶緘題過勤行李
竊審剝煩暇裕介福駢蕃伏惟某官名在朝廷奮由學校
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所養既深有人民社稷以為邦何施
不可未窮遠業聊出緒餘行聞宣室之思母久淮陽之治
蓬門枉過每懷前日之溪山鈴館相望尚接鄰疆之封壤
更祈保衛別迓褒嘉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方叔壯猶夙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分陝之行孚號
肆颺裔夷震疊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術略佐時總御六師
早席將門之舊御名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曠彼犬戎復干

虎旅雖王赫斯怒所殲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遠者樂土
况仇焉來蘇之望皆靈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携咸知効順
倒戈內附豈惟見於前徒免胄縱觀孰不歸於吾父一蒙
開納盡洗腥羶某久幸從遊欣聞播告莫遂瞻承之志徒
深慶抃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啓

觸熱載塗已交印紱承流問俗具布教條歡謠初播於里
閭翰墨既勤於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遠用世號名卿奏刀
若然所遭者迎皆及而解攬轡汰若有往非著鞭可先久屈
祠宮蹙煩便郡雖長沙國小未足以回旋而淮陽政清何

妨於臥治願惟老病屢請歸閒念桑梓之相依從遊已舊
方荆榛之未剪戎路尚艱重慙推轂之無堪猶獲同舟而
共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之過優
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而不敏晚益亡竒仕前望三十
人則為過已官欲止六百石况復加多故頻歲之懇祈惟
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橫恩茲盖伏遇某官功濟華
夷志安宗社憫衰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於四方使
皆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效勞悵桑榆之已晚雖

云代匱頌管蒯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師奏捷啓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知畏六師貔虎
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伏惟歡慶恭以某官
勲高宗社名重華夷被公衮以臨戎孰出三司之右總將
壇而申令更隆百勝之威聳中外之欣謠雪人神之深憤
某獲聯疆事首奏捷音歡抃之私敷宣罔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及衣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菲不遺遽竊非常之寵祇承
眷渥莫獲牢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疎之學固

兩本皆作已陳鮑校作已陳

裴然不知裁之戇拙之材况老矣無能為也故承乏因循
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期避劇以求閑更復逾涯
而拜賜豈無再割人共笑其鉛刀雖強乞陳已亦慙其芻
狗茲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柱石本朝追叙禹謨協九功
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心未皇舍舊以圖新姑亦
絕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罷歸潁川有詔如前何
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日伏惟鈞候

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晚記室衰鈍
勉亦將幾月郡事雖甚弊連日撥遣冗滯數百事似以少
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一冬事不無私憂茫然都
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
兩淮本道乃在腹裡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
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為過據日前探報
頗言虜點兵開河積糧料器具遠近略同必無安靜之理
今淮東偽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來恐非常歲之比前
為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
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

可忽乎二大將軍宣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
畫必可以固吾圉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爾甲寅
歲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
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
淮曹操不能越濡須符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
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也東今淮未有必
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
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
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
與州郡不相關則民兵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清往時杜充

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瓌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
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略虜得乘之南渡
此相公所知也况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
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
使守臣表裡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
江為以固則王瓌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廟議
既得不已於此懲往者呂公之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
拳々之心有不能終愧藿食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
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
知本末謹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併附之別紙此非其

職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言以
荅毫末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者早逆中忽遽上
狀必獲呈晚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自昨日探報後
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錄到偽榜本必已繳申狂悖之
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
而密計所當為者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
遽陳竊料廟謀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
安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上審

兩本皆缺心商据別本補我
則二字

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宜無所
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
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多謂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
不為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為戰
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策惟一切反此內
力為守備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姑
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觀其釁彼實畏必以謬悠之辭
迫我而不敢來若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
我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
亦足聽採否目下急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

兩本未下皆無共字

伐其謀縱有不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
將分為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
足比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共六
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糴米并買牛更乞詳度輕重
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禾栽插已徧晚禾人各自擘畫
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職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自
為形跡輒僭具稟達繼此有可效區區者亦當節次續聞
伏幸寬明貸亮目痛牽強書不成字餘祈倍萬善保鈞重
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即辰伏惟鈞
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托李承晁撫幹詣屏下稟達必獲
塵浼前日忽奉金字牌被旨以淮西江東西湖南北京西
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妾令逐路各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
出產處收買租賃與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即
已取會諸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蓋有
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死處誠廣不但牛而已雖
虎豹麋鹿猿麇野獸等棄死山林原野所在皆有然幸在
春耕之後今民犂田已插秧種蒔用牛不多正使得之已
不及事但可收刈後於秋冬間為來歲之備爾其所損路

分自湖湘至唐鄧無有不被害者所餘惟兩浙福建二廣
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兩浙二廣非數月不可致
兩浙昨經淮南營田收買後亦多有今正暑時牛畏暑而
行緩日僅二三十里田家作苦護養餵飼不敢竭其力置
之林薄陂塘陰涼之所如視其子朝暮惟恐其傷今少則
不足齊其用多則不惟難得蓋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賣牛
者多姦孽疾病老瘠所遣官未必能盡辨皆不敢任責萬
一強之使行或倒死道路或至此疫未已而細民懼死必
償直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臥起之節水草之候
兵卒所不解須寄養於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之

損折則坐失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徧歷農畝其言大抵略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吾君惻怛惠下之澤有司奉行唯恐後而民言似不為無理故竊私布之執事幸乞試留聽採如有可議即冀詳度行下府境二麥大稔蚕亦無害數日前微覺缺雨忽得通一晝夜夕遂稍足行宮圖本聞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張少傅說中間與禁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面欲侵為廊地張少傅已先築墻展出十餘丈在外此一事已諧矣餘更俟命煩瀆不勝愧悚更冀為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啓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唯台侯萬福見報懇辭北扉何其甚高而進陟經闈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強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絹橫歛二萬八千匹芻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疲瘵似少蘓儲廩有來歲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願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二當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為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斷歸於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為可行

而無異情緩急肯相為先後乃可望成功此魯人所謂疆
場之事御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者也
比年嘗患出不虞而無備欲戰而旋謁海無一可守故爾韓
岳主戰張主守韓志在江淮張志在此人所共知不知皆灼見其理
而身任之乎抑意各有向而姑為之說乎韓輜重盡在山
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未
必能必勝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
江之與淮亦強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
江或淮惟敵之為往慶曆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
欲守初亦不同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

極論戰守叅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廟議欲遂從之而
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且謂元
昊欲窺關中非獨其志亦吾漢人陷沒者贊之以自圖富
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舟徐文輩既皆為其腹
心近復聞以鄜瓊守拱州去歲叛兵已盡散遣而復集與
之其情可見是安得不思惟計戰守者兩盡和議成我固
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也不識嘗見之否家
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携來漫錄附呈恐或可佐論思
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夜中偶不
得眠過慮及之旦起適有使人故私以告公不覺累數百

言幸無以語他人向冷萬、為時自愛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日上狀當獲呈
跪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旻啟塗中外經濟不無少
勤廟笑虜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敗後別有未動息縱益
兵復來亦未能及盛暑愛惜其衆恐亦未必一衄遠犯所
忘幸援兵稍集張少師出軍已四日聞欲以來日就道將
士極銳有自殘請行者殊可喜嘗與之高確賊情似有乘
間欲奮者計已屯壽春伺敵為進退劉錡一軍既無虞今
堅守順昌為得策但王德既行甚反側長嘗訴於張累數

千言盡發劉侯平昔曲折以謂若復隸部曲即自刎首准
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諸偏裨抑之恐生事朝廷
果許自為方略包籠之其官已高去節鉞近方畏屬人宜
可詭以成功惟權貨務積鏹截日已竭尚未有張軍後旬
之備而省劄連下支太平州椿管與劉錡激賞除絹外皆
無有念不可緩已逐急那移允撥具申明若不足數或當
於折帛錢內應副繼此若更有支降必不能辦前嘗妄議
免起本路大禮錢帛及諸司於格合起錢正慮此更乞少
賜裁度斤埃鋪點差齊整比來避寇人都無至者應是却
稍安居此間極力彈壓殊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數日

前不得已作留守司榜具虜事狀與預為防守者少慰安
之矣本職瀕江合措置事不一略未有備謹由以待面稟
軍民延跋前驅以日為歲敢乞趣戒幕府俯徇羣情正熟
餽祈涉履倍萬保重不宣

與梁仲謨論權貨務書

某啓近嘗附問以拜來辱必已呈浼寒力未解即日伏惟
台侯萬福竊審兼領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先務孰急
於此非牛刀餘及其誰能濟甚慰公論某衰繭無補坐慙
尸素已上章請閑旦暮待報尚有一事未行間猶須任責
戶部大軍錢糧忝預總領自去歲冬權貨入納大虧中間

幾至之絕殊可寒心偶府中經畫收拾得少歲計乃有餘
獻於朝以為有三十萬緡者遂畫旨許允撥盡輸二十八
萬緡僅免生事然已竭澤矣而權貨之窘如前問之蓋緣
昨罷戶部田易庫賣鹽群商疑法必變更相扇惑所以至
今相持甚堅也萬一或果有此意不若早為之所不然即
須再下一黃榜委曲申告必不變之意庶或退聽今二月
所支全未有備而本府所藏亦無幾不得不以誠告不惟
有司未有以塞責兼朝廷所失略計之已百餘萬緡鹽場
但支持次舊鹽約至四月方盡豪猾坐視無肯先下鈔者
則有出無入所失又不^止此豈為小事幸速留意不勝朝

夕之望餘莫倍萬自厚不宣

與秦相公論減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有餘寒即日伏
惟鈞侯萬福某近嘗託徐度司封上記必獲呈浼拙蒙
庇粗遣減梓事竟煩廟議移獄公朝正名分嚴賞罰固一
民不可使有冤不得不盡其情但無狀仰誤委寄愧悚無
以自容已具奏乞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猶
欲少伸於相公近世毀譽常患不出公道入自為黨更相
與奪故名實倒植而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憤歎欲正
而不得者也梓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臺臣所薦得改官

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不畏強禦故為之
類者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當如何而所犯狼籍殆非他
賊吏可比有司具獄略見入已者為錢九千貫銀五百五
十兩絹二百匹綿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
緡官木二十條此其證佐未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牽
連雜見尚數千緡與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問也不識
為長吏者從前日虛名庇之乎正今日隱惡勅之乎以律
言則監臨有犯知而不舉減罪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縣
有罪監司按舉而州不舉減罪人^罪五等就其間一事某去
歲到官之初首論民間之疾苦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析納

見錢

貫省蒙

上開納亟以金字牌報可德意

始傳闔境歡呼幾至流涕倚郭上元令曾恢遠戾多折至
八貫省而不入已去冬因民訟即奏削見^免勘梓多取乃至
千貫四百省而盜其五貫四百貫入已朱鈔具在此宣撫
司首所奏事若有宣撫司不應奏本府亦縱而不治他日
曾恢被罪披訴朝廷覆視得實或諫官御史風聞有言則
將何辭以對非特法不容人固不容也梓先決宣撫司軍
兵本自非理正緩急欲藉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墮其計
中遽越職論奏自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為嫌某所
以於遣官體究得實之後判然不疑力代其謀一以法令

從事庶幾忝以大臣守陪都稍異流俗為天下發一大姦
少正群兒妄譽誤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人
尚敢伸其說宣撫司蓋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到任此
惟齊以禮法秋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只如近者朝
旨相度^修戰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從况其甚者流落半世正
坐無所俯仰今老得一州乃觀望同列誣人功罪於行闕
數百里之內不顧旁觀自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
素必未期之至此自是奇蹇招感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
林不敢一日為苟安計初若畏懦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
緣晤省竊恃眷予煩喋不覺盈紙悚息無已尚幸矜察檢

會前奉早賜從久不勝懇禱之至餘祈上為興運倍加保
重謹上狀不宣

荅王從一教授書

某啓只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云數相見動靜頗詳差以
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感激無喻秋高
喜承適日尊履佳健盛文雅固所欽味校正太白集尤見
誦閱精審每如此春秋義多事讀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
無王一事自三家失其傳其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欲
求於絕學之後而自信其臆決固未易輕措辭也惟深於
經旨者以類考之或庶幾焉早歲聞先達道劉仲原父之

言似差近而不盡不知嘗見之否其云諸侯即位三年喪
畢然後朝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
朝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俟之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朝
矣然後沒王而絕焉此考於禮為是也乃十年有王為三
不朝之節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節遂不為之
說則不可通意者無王猶沒公也魯沒公不書或諱或貶
此論弑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與不朝也春秋立法亦不
專在威弑君不討雖周王亦與有責焉何以知其然莊書
王來錫公命與僖以妾為母書王來歸含賵及會葬王皆
去天是不獨以責威與僖可見矣弑君而不討其過有大

於不朝而錫命成人之妾以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
為王者廢矣是以併王而沒之歟此為周王與威言也然
王者天下之王也十者數之一周也天下之王若因威而
遂使數一周不得見則過是天下皆無王矣可乎坤之上
六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則於數之周一見王亦
嫌於無王者也至十八年而有王所以正王也前之沒王
所以治王與威也若未遂沒之則後世凡弑君者皆可以
王分惡而終不見誅於春秋矣亦可乎故復挈王而示之
曰王雖不王弑君者不可以不治所以示天下而垂來世
此不為周王與威言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能竟或曰威

既弑君矣自不得有其位何用以在喪常法待之乎此其
言是也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
文必因於史蓋當時凡弑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
免討衛州吁弑君石厚問定君於石碯曰王觀為可此
朝而得免者也曹負芻弑諸侯來討公子喜時為之請曰
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此皆周之未造
而史之文春秋不得而易為故春秋凡弑君之賊惟陳佗
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
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齊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
易也以為彼既君之矣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吾何加焉

姑從其文於未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於一王之天法
乎竊以是為經之旨老懶多廢忘又造書昏至酬酢不暇
以長者好學之薦不覺發此云々哀斯道之將墜也不識
以為何如如有有所商榷却莫一論漸涼萬々玆爰不宣

又荅王從一教授書

某啓稍不聞問方深瞻跂人至忽辱手字承履此初暑動
止安佳長牋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荷厚意解義讀
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與不以日月為例莒
人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多但反欲定專門於三家則恐
未然由漢以來此學久廢不明正患諸儒不能以經為主

其交攻而力爭者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為漢
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別為齊魯二學使二人者授受果
皆出於吾先君子則雖散而之四夷八蠻未嘗不同也何
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一而欲於數百歲之
後擇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知其不然故強尊左氏為
丘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夫聖人之經具在不知直
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託以求其信雖或從之何異指晉
為燕而泣然出涕者也經固不可易明若專致精意反覆
研覈察於先王之道者明求於典禮者詳質於當時之事
者審則吾先君子欲以遺天下後者世亦豈能不原當時

之事裁衣典禮而別更有先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三家不可謂全無所得其合於經者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去取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常編三絕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與否也而遽謂決不可得其實似過矣惟_未之意而已兩日適中寒濕謁告旦來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萬自愛不宣

答尹穡書

某啓頃張暘叔書來數道足下好學自力不肯苟合志行甚每美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所願發緘

疾讀則文辭之奧議論之偉蓋又有暘叔所未能盡言者誦詠喜慰之懷不待言而可知也即欲為報屬疆事遽興春未粗能枝梧身復大病久之少安則相繼酷暑異常衰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積此三者不覺遂至今愧仰尤不勝叙高秋氣爽即日起居住健不知尚且食嶽祠之祿否江西連歲戎馬安靜早夏聞不至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從容圖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多亦足以自娛本欲屈從者甞臨幕中復念勉苗於此自不作久計來春僅及解嚴即當力伸還山之請相去千里餘徒勤行李道路往來非

所敢安故輒已何時遂得款晤偶便草此少謝不敏老倦
因循足下必能亮之餘切倍萬珍厚不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壺字
望之蘓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牙城之西舊治城
之南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不立偽唐保大
中始作忠孝亭於墓北歲久夷圯慶曆三年龍圖閣直學
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為表後五十年當元祐八年天
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祠圖公像其中載之祀典春秋

南一本作內

命有司從事又二十七年當紹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資
政殿學士葉某蒙恩分鎮兵火初平城郭丘墟欲修二公
之舊而未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錢塘詔即建康為面都
上不以其老且無能復付之官鑰乃克即墓南度地為廟
請於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忠烈於是為正室三間以設
公像列公世子贈散騎常侍次子贈奉車都尉盱從公俱
死者於傍以侍中嵇公紹配食環以列廡繚以周垣增飾
北域名木禁芻牧無得犯工三月告成躬率僚吏奉少牢
之奠告于祠下初建康之民去公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
天子褒顯暴耀新宮屹然衣冠咸會於是士女奔走歛歔

太息或至流涕皆有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之感人豈但教告驅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克成焉尤可惜也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羣力衆智而成其間必有卓然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為東晉立國江左孰不曰王導之功嘗謂晉不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於祖虛誕而賤名檢樂僥倖而輕節義眩華靡而略功實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於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

求濟其區々自救不暇非導孰為之乎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在易之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為以身捍患料敵制勝曰溫太真嶠精誠遠慮明見事機曰蔡道明謨維持紀綱納之軌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光宗諱蘓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而公僅効於一戰道明雖在已不勝其衆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歟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碑而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

足慰其千載之意云其辭曰
五馬渡江昔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根茂
洪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叅高騫為世作室身墉垣惜乎
其類不得繁神州陸沉無與援棄捐名教資清言頽波一
律來渾、卞公特立尤雄尊卒殉以身喪厥元二雛從公
如清温寧公已死身獨存公歸在天朝帝聞血面訴帝志
不寃歲時來臨從旗幡覽觀江山望中原後先二雛屬橐
鞬下睨豺虎猶齧吞新宮崇、俯前軒揭名日星自今恩
潢汚之水薦藻蘩哀歌節緩芬桂樽祥飈颯然下修門尚
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鑑湖
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鉄色喜劇談當世事可否不略
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無遺辭故人
以為近俠然博學彊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
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槩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
驅使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方
回有從有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工作
有貴人子造同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

若干一日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日來若某時盜某物
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有之方回
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下貴人子叩
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頽頽者皆側目不敢
仰視是時江淮間布米芾元章以魁岸奇譎知名而方回
以氣俠雄爽造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蠶起終
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方回所為詞章既多徃々
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間黃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其江
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元暉然以尚氣使酒終不得美官
初娶宗女隸籍右選李中書清臣執政奏換通直即為泗
州通判悒々不得志食官祠祿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
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
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遂老家貧甚貸子錢自給有負
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入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
安程俱致道方回既自哀其平生所為歌詞名東山樂府
致道為之序略道其為人大槩矣而予與方回往來亦極
款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泉

識慮深遠儒學飾吏奏郡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祿事
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臯之役遣詣軍前計事
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為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
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敬之明年以疾來告繼聞不起某
亟走介致賻贈未幾二子以周君葵之行狀來請銘夫人
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
之曾孫祖 父彥羲母王氏夫人幼莊栗謹孝叔父尚書
公諱彥達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
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
公遂以夫人歸之事二姑悉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

以所生之夫人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
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
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忠文公叔夜辟置
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令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
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為鄧州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
辦君奉夫人復隨道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
首至輿前告之曰京城守失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
名之秋况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
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眾羅拜曰知吾母來迎
候耳非有它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于眾南下至棗陽

聞于州方以乏兵為憂遂裨幹辦君帶兵知東陽君朝夕
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它道破隨君提師
收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楊卓來交事侍夫
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聚夫人膽畧烈夫
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士林榮
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
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
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山之原長男公左朝奉郎新
通判建康軍府事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
司幹辦公事女適進士沈師夔次適迪功郎褚震次適進

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秘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事蔡
安強次適從政郎錢露孫男彥衍彥衛孫女適迪功郎靜
江府司戶叅軍韓恂胄夫人平居寡言笑不見喜愠遇事
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為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
用是道積以及汝究內典嘗自贊喜神曰丹青得意以為
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門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
形嗚呼女史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
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言可以
回強暴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

赫々勲阋

慶源委長

奕世載德

績懿流芳

篤生夫人

正靖慈惠

承上撫下

內行潛備

未嬪大家

令聞肆揚

禱姑然香

旋獲感應

孝德彌彰

夙擇名師

用訓厥子

連登桂籍

侍迎就仕

中原多虞

挈家南來

遇事英發

狂暴亦回

深惟懿德

宜享百年

爰卜新宮

永豐之原

既固既安

克昌厥後

刻此銘詩

以昭賢母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終

右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 大父左丞紹興

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百卷昨已

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真諸

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

陽日輅謹題

